

妳與我，間隔着一點點距離

作者: 木火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章

大家好，我叫陳永謙。

雖然我跟一個本地填詞人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但很抱歉，我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中四學生，語文不佳，不會填詞，唯一的技能是在籃球場上能湊湊腳，僅此而已。

平凡的我只盼待平凡渡過每一天，又豈會幻想過着多姿多采的高中生活，學會、社、學生會等職位。我沒有想過，也沒有信心自己能夠擔任上述的一官半職。

每天只是返學等放學，放學飲可樂，偶然跟三五知己打球相聚，這樣的生活對我來說已經十分充實。

然而，升上中四，身邊的好友都不期然唸着同一句「升中四了，還未試過拍拖.....」。

起初還以為他們忽然大文豪上身，後來才知道原來這是網上廣傳的一篇潮文的開首。

潮文內容是一位毒男由中四至投身社會都努力向上，卻落得孤獨一人的故事，實在聞者傷心，聽者流淚，尤其是我這種一無是處，連努力都提不起勁的平凡人。

奇怪的是，唸這篇潮文並非毒男的專利，一些「世界仔」也故作感同身受，我的死黨劉華也不例外。

劉華，人如其名，當然是個萬人迷，一舉手一投足，足以令校內萬千女性神魂顛倒，小至中一學妹，大至資深教師，無不被他迷倒。

尤其是他在籃球場上的英姿，每次投籃得分都引起學妹觀眾的吶喊歡呼，更引得女教師們倚在走廊的欄杆給他鼓掌。

試問一個坐擁萬千擁躉的男神，又怎會有資格唸出毒男的一生呢？他分明是在裝「偽毒」，好讓自己能夠食更多女。

不了解劉華的人都是如此看他，因為他們只看到劉華鋒芒畢露的一面，卻沒有想到神的眼中也有別的神祇，面對着自己膜拜的女神，男神也頓成凡人。

儘管劉華身邊的女性多如走馬燈般轉變不斷，但畢竟都只是他的女粉絲，雙方只存在着崇拜和被崇拜的關係，僅此而已，全因他的心中只有他的女神。

明明劉華是如此優秀，一般女生若遇上這種「筍盤」的追求，恐怕已經二話不說頷首答應了，偏偏劉華的女神一直不為所動，只是把劉華當作一般朋友而已。

結果，苦苦追求女神不果的劉華巧遇《毒男的一生》潮文，頓覺感同身受，不知不覺便把自己代入為文中的毒男，不禁因自己坎坷的情路而大感悲壯。

然而，雖然劉華還未試過拍拖，但至少心中已有對象，或許有一天會得到女神芳心，抱得美人歸；而內向的我卻苦無對象，雖然有不少女生因為想得到劉華的情報而接近我，但畢竟她們是另有所圖，加上想追求劉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早已暴露在我眼底，望見如狼似虎的她們，我又何以動心呢？

升中四了，還未試過拍拖，究竟我這個毒男何時才能尋找到一個令我心動的對象，好好嘗試一下戀愛的滋味呢？

我不相信甚麼讀好書第時慌冇女的狗屁理論，我只希望可以一嘗中學時期那種不受金錢污染，只有一片真誠與真心的愛情，可以嗎？

第二章

升讀中四已有兩個月，秋風漸漸刮起，樹葉也開始枯黃飄落，我班也關掉了冷氣機，敞開了窗戶，讀書聲在濃濃秋意中瑯瑯響起。

在早上的班主任課，班主任依舊在處理班務，但老師桌上卻多了一部手提電腦。班主任王sir是一名中文老師，醉心中國語文的博大精深，尤其是由圖畫轉化而成的中文字，一橫一豎，一點一捺，把圖畫簡化成方塊字，把眼中所見，耳中所聽，心中所想以一筆一劃寫下，因此他喜以黑板及粉筆授課，絕不會使用電腦這般科技產品授課。

「你估下王sir拎部電腦上嚟做乜？」我問坐在旁邊的劉華。

「我點知喎！咪阻住我抄功課啦！」劉華不耐煩地回應。

此時，坐在我前面的班長轉過頭來。

「我知，王sir尋日同我講李sir教佢用excel調位，所以今日會試下。」

「咩話！調位？」我和劉華同時驚呼。

「謙謙，我會一直掛住你架，多謝你借功課俾我抄……」

劉華突然其如的一番「肺腑之言」，令我大感噁心，於是我冷冷瞪了他一眼，雙手掐着脖子裝出一副想吐的樣子。

劉華見我不領他的情，只好慫慫兩肩，然後繼續抄功課。

王sir忙完手頭上的班務，放下了手上的原子筆，一邊站起來一邊打開電腦。

「今日我地會調位。我最近學左新嘅調位方法，只要揪個掣，座位表就會自行調亂，一放手，就會有新嘅座位表。唔知有冇同學有興趣試下調位呢？」

王sir一邊進行解說，一邊把電腦映像連接至大屏幕，一個excel檔案映入眼簾，我班同學的名字根據了課室桌椅的佈局輸入在檔案中。

同學們看見這種新穎的調位方法抱有興趣，更有三兩個同學躍躍欲試，但眾人都只是跟鄰座竊竊私語，沒有一位敢走到教師桌按下按鈕。

畢竟這工作肩負了為同學們編排座位的責任，更會影響全班同學接下來的課堂生活，因此沒有人敢接下這工作也是人之常情。

「喂！好似幾好玩咁啲，你試唔試呀？」劉華問道。

「吓？唔啦……」

「我知你好想試嘅……」

「王sir！陳永謙話佢想試喎！」

劉華無視了我的拒絕，高聲向王sir喊道。

「好！陳同學咁你出嚟啦。」

沒料到王sir居然輕信了劉華的說話，面對王sir的盛意邀請，加上班上眾人那雙等吃花生的眼光，我已騎虎難下，只好硬着頭皮幹下去。

離開座位前，我狠狠地盯着鄰座的劉華，只見他裝出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卻掩不住竊笑，於是揚了揚手示意我趕快出去。

儘管此刻的我氣炸了，但礙於眾人目光，我只好把卡在喉嚨的怒氣吞回肚子裏，待會才跟他算賬。

走到教師桌前，我即將要按下按鈕，編排出一個新的座位表，到底新的座位表會是如何？

我的新鄰座會是誰？

多少同學會滿意新的座位？

又有多少同學會對此不滿？

縱然腦海有着很多疑問，但一切只待放開按鈕才會揭盅，而我的新生活，即將由這刻開始。

第三章

我站在電腦前，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用食指按住了鍵盤上的按鈕。

屏幕上的名字不斷高速移動，交叉換位，憑藉肉眼根本追不上，每個名字各自化成黑影，在框框內亂跑亂跳，眾人的名字早已融在一起，難以辨清。

然而，一張又一張同學的面容卻逐一浮現於我眼前，此刻我的腦海內只有一個問題：誰是我的新鄰座？

不知時間過了多久，我依然緊緊按住按鈕，並非不想鬆手，只是注意力集中了，在高速跳動的屏幕，令自己沒有意識鬆手，只任由同學的名字繼續不安分地在框框內遊走。

同學們都屏息靜氣等符新座位表出爐的一刻，但在他們凝視我的眼神中，我讀到了不同的訊息。

「坐最前上堂冇得打機，我唔想呀……」

「希望可以坐女神隔離啦……」

「肥婆Sally難相處到死，希望唔好同佢坐呀……」

「最好唔好同打波班男仔坐，佢地打完波臭到暈……」

「神呀俾個訓到覺嘅位我就得架啦……」

「『接』！乜咁搵咁耐架……」

肥婆Sally不耐煩的催促，把我出走的靈魂召了回來，身體不由自主地抖了抖，按住按鈕那食指亦鬆開了，新的座位表就這樣被肥婆Sally「接」出來。

同學們紛紛查看自己的新座位，得悉後都有不同的反應。

「可以同死黨坐真係好……」

「點解我要同肥婆Sally坐呀……」

「妖！要同個死毒男坐……」

「喂！坐我隔離個個乜水呀……」

而我則在眾人感激或是怨恨的目光中快步走回了座位。

甫坐下，劉華便誇張地一手搭着我的肩膀，另一隻手則握住我的手。

「喂唔該晒你喎！我終於可以同女神坐啦！追到佢我實請你食飯。」

「好呀……你追到先算啦……」

「好喇各位同學，宜家收拾好自己嘅物品，跟新嘅座位表坐啦。」

王sir的命令打斷了我與劉華之間的對話，劉華胡亂把自己的文具及功課塞進了書包，繼而拍了拍我的肩膀，便帶笑走向自己的新座位。

「喂！你坐住左我個位呀！快手啲得唔得呀？」

肥婆Sally又一次催促我，還用她腫脹的臉頰擠出一個凌厲的眼神怒視着我，我只草草收拾物品，垂頭耷耳地離開了座位。

我站在行走通道上，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我的新座位在哪？

剛才自己只在意同學們的目光和跟劉華談話，反倒忘了查看自己的新座位。我看了看大屏幕，找到了自己的名字，然後走向新座位。

新座位在最後一排，並靠近窗戶，有自然光照射及秋風送爽，沉悶時亦可看看窗外的街景，倒是一個

挺好的座位。

那麼，我的新鄰座呢？

我轉過頭來一看，是一名女生，皮膚白皙，束着馬尾，眼眶不大卻嵌了一雙明眸，不美豔卻很清新，即高登仔所說的「好pure好true」。

但她的名字是甚麼？雖然升上中四已有兩個月，但內向的我還未認識全部同學，尤其是初中都沒有試過同班的同學們，包括眼前這一位女同學。

我想從屏幕上的座位表得知她的名字，王sir卻早已把座位表關掉。那我該如何得知她的名字？難道要直接問她嗎？

這好像又點不禮貌，畢竟已當了兩個月的同班同學，卻連對方都名字也不知道，還要直接詢問，只是想想也感到尷尬。

柔和的陽光從窗外照入，我打了個呵欠，決定往後才好好認識這個新鄰座，於是伏在桌上，在王sir磁性的教書聲導航下徐徐入夢。

誰又料到，因為身旁還不知名的她，嗜睡的我在往後的課堂上都沒有再睡過。

第四章

「喂起身啦！小息啦！」

「唔.....」

「死仔仲唔起身.....『咁』！」

「哇頂咁大力打落嚟做乜呀死劉華！」

「肚餓呀陪我落小賣部啦。」

「唔.....得啦得啦.....」

我揉了揉一雙惺忪睡眼，只見劉華大咧咧地坐在我新鄰座的座位上，托着頭瞪着我。咦？她去哪了？

「佢呢？出左去？」

「邊個佢呀？」

「宜家俾你坐左個位嗰個呀。」

「哦.....你講緊鍾英敏.....一打鐘佢就走左啦。」

「原來佢叫鍾英敏.....」

「吓？你唔知佢咩名架？之前咪提過囉。」

「乜有咩？幾時嘅事？」

「開學頭一個星期咪同你數晒全班人名囉懵丙！嗰陣我地仲笑佢個名叫中英文。」

「唔.....又好似係嗰.....」

「喂餓死啦！唔講啦快啲行啦！」

「哦.....」

原來她的名字叫鍾英敏，而在開學時我已經取笑過她的名字，但我還是記不住她，或許是我習慣了沒有女性朋友的生活，自然連一個簡單好笑又易記的名字也記不住了。

鍾英敏，雖然這名字被取笑的潛力很大，但讀起來挺順口的，亦透出一種女性美，不失為一個好名字。

不知她性格如何？會否如名字所述般天資聰敏？

不知不覺，我的心思都放在了這位素不相識的鍾英敏身上。

小息過後，一節又一節沉悶的課堂輪番侵襲，可恨今早我已睡飽，周公把我拒諸夢外，我只好用右手托着頭，左手轉着鉛芯筆，看着窗外的馬路上汽車疏落駛過。

街道上的冷清配以化學老師磁性的聲線，令氣氛更為死寂，我不禁把化學老師幻想成逃學威龍裏的那位，重覆問周星星和王小龜的名字，最後因沒有記性而導致實驗發生爆炸。

雖然我已看過無數次逃學威龍，甚至能夠把劇情倒背如流，知道哪一部份有甚麼對話及笑點，但我還是會被笑位所感染而放聲大笑。

這是因為喜愛，喜愛一部喜劇，即使翻看無數次也能笑出來；喜歡一個人，即使看過無數次伴侶的笑臉還是被吸引着，這全因為愛。

可惜我正身處一個清靜的教室之中，除了化學老師的催眠之音之外，就只有吊扇轉動的聲音，我只好強忍着笑，忍得身體都抖動了。

身子一抖，左手上尚在轉動的鉛芯筆竟跳出了拇指和食指的控制，佻皮地跳走到我的右邊，鍾英敏的桌子上。

「呃.....唔好意思.....咦？」

正當我想伸手拿回那頑皮的鉛芯筆時，我發現她的桌上放着兩枝相同牌子的黑色鉛芯筆。

「呃.....」

「呢枝你架。」

「唔.....唔該晒.....」

「有咩好笑呀？上堂專心啲啦！」

「吓.....冇，諗起啲好笑野姐。」

「咩好笑野呀？講嚟聽下。」

「唔.....無聊野姐。」

「又唔講.....」

「專心上堂啦你.....」

「喔.....」

「唔.....」

說罷，我別過了頭，繼續看着窗外的風景發呆，回味着與她第一次對話。

她的聲線比一般女生低沉，卻從中透出一點爽朗，我想她應該是一個樂天女孩吧。

不知她有其麼興趣呢？

她的生活又是如何呢？

跟一般女生會否有分別呢？

這天早上，我滿腦子都是她。

第五章

自從那天跟鍾英敏打開了話匣子後，我們之間開始多了交流，每天早上我們也會互相打招呼，上課時不時都會交談，但話題主要圍繞着學業，多數是她遇上不懂做的題目而叫我教她，但甚少閒聊。

「喂呢題數點計架？」

「唔.....呢題有啲複雜嘅，你首先要爆開呢舊數，之後再咁樣計.....」

「噢，原來首先要咁計架，唔怪得我計極都計唔到啦！」

「呢類題目一定係咁做架啦！」

「原來係咁.....嘻嘻！唔該晒！」

「唔洗...」

「喂喂！點解我計極都計唔到個internal resistance嘅？」

「等我試下計先.....你係咪計到3.86呀？」

「係呀！」

「咁咪啱囉！有咩問題？」

「但係同miss嘅黑板上面計個個答案唔同嘞...」

「唔係掛.....我計多次先.....妖！擺明條八.....呃.....miss寫錯答案啦.....」

「哈哈！原來又係咁，佢都唔係第一次嘅黑板計錯數架啦！」

「呃.....唔.....」

「係呢，你頭先.....係咪想講.....條八婆呀？」

「呃.....唔.....係呀.....」

「嘻嘻！你紅都面晒啦，擺明係啦！」

「邊.....邊有嘢.....做你嘅physics啦！」

「做囉.....嘻嘻！」

「仲笑嘞！」

「唔笑囉.....嘻.....」

「哎.....」

因為「八婆」這個詞語，我們談到了《頭文字D》由杜汶澤飾演的阿木那一段痛罵校長的對白；再因為《頭文字D》這部電影，我們談到了周杰倫。

原來周董是她的偶像，她很喜歡聽周董的慢歌，而我只聽過《一路向北》、《菊花台》這兩首熱門到不行的歌，於是她便如數家珍地向我推介周董的歌。

當然，我亦會禮尚往來，向她推介動聽的廣東歌，由熱門歌手的冷門歌曲，說到冷門歌手的動人之作，每次她都會用紙筆記下歌手及歌名，然後回家細聽，翌日再詳談她的聽後感。

「陳永謙！」

「咩事呢鍾英敏小姐？」

「你仲好意思問？你尋日推介首咩歌俾我呀？」

「唔好聽咩？作曲伍樂城，填詞林夕嘞，仲有靚仔主唱勁歌熱舞。」

「哼！你仲好講嘞！」

「其實我真心覺得好好聽架嘞，同宜家啲Kpop差唔多姐。」

「哼！我唔會再信你。」

「喂喂唔好嬲啦...我今日推介一首金歌俾你，王菲嘅《約定》，絕對冇伏！」

「憑咩要我信你？」

「一係咁...有伏嘅話乜都得！」

「拿！你話架！我聽住先啦。」

她鼓着腮的樣子很可愛，所以我經常用一些小把戲來作弄她，不會令她過份生氣，又可以讓我欣賞她腮子脹脹的可愛模樣。

然而，她是個很難哄的女生，但又很喜歡別人哄她，所以每次惹惱了她，我都要絞盡腦汁，千方百計去逗她笑。

我問過她為何女生總喜歡別人哄，她說這是天性。

但明知別人不過是在用花言巧語哄騙她們，她們都會照單全收，這是天性作祟嗎？

我沒有問她這個問題，該說我沒有必要問她這個問題，因為當看不見女生的笑臉，男生會自然地逗她們笑，這也是天性，是發自內心的。

縱使我們說的只是哄騙說話，不都是真的，但都是出於真心的善意謊言，只為博紅顏一笑，僅此而已。

呃，我好像沒有跟大家提及我向她推介的那首歌曲，其實我覺得這歌確是不錯，起碼我每次聽都會放聲大笑.....那首歌是.....不過是古天樂的《今期流行》而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mgySQRzU7A>

第六章

自從坐上新位子後，我的校園生活也變得充實起來，皆因上課時間都有鍾英敏跟我閒聊，填補了大部份呆在學校的無聊時間，因此我的校園生活也不再枯燥。

在課堂之外的時間，我都是跟劉華在一起：小息時我們一起到小賣部；午飯時我們一起捱飯盒；放學後我們一起打籃球；即使課外活動，我們都會一起參加。

在旁人眼中，我們的確很像一對基友，加上劉華經常拒絕追求他的學妹們，而我又甚少與其他人交流，令這傳聞炒得更熱。

當然，我不可能是基的，否則這故事已經不能再續寫下去。

劉華亦當然是性向正常，別忘了他有女神的，我還幫了他一把讓他能夠與女神成為鄰座。

再說，我跟劉華由小一已經相識，由小四開始同班至今，加上由我倆就讀的小學升上了這所地區名校的只有我跟他，久而久之，我倆情誼如同手足。

還記得小學時我跟劉華還不那麼熟稔，只是閒時能聊上兩句。到後來初到中學校園人生路不熟，更因為暑假回鄉而沒有參加中一迎新活動，所以當進入課室時，看見的盡是不認識的臉孔，當時的我快要急出眼淚來。

就在我的眼淚快要缺堤之際，我感覺到有人從後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轉過頭一看，那人正是劉華。

「陳永謙？早晨呀，原來你都係讀呢間中學架？」

「早晨呀劉華！我仲以為全級得我一個升呢間添。」

「我都以為係呀，係呢，點解迎新嗰日唔見你嘅？」

「我咁啱返左鄉下所以去唔到，宜家我除左你之外個個都唔識……」

「怕咩喎！我係迎新嗰日都識左幾個同班同學，我介紹你識啦！」

社交能力很強的劉華把不擅交際的我帶進他的社交圈子之中，幫助我適應了陌生的中學環境。

即使劉華在短短數月已認識了很多新朋友，但他並沒有離棄了我這個小學同學，反而把他的新朋友一一介紹給我，因此我都他當作了我的好兄弟，直至現在。

如果沒有劉華與我作伴，我可能在中一時已適應不了中學生活，因而鬱鬱不歡，最後患上了自閉症，培養出反社會人格，難以跟同學們溝通，甚至令成績下滑，在重讀數年後被逼退學……

以上或許只是自己的杞人憂天，但我真係很慶幸認識了劉華，即使被別人嘲笑我們搞基，但我們心知，我們是兄弟，一世的兄弟。

有些事情只有我們兩個知道，例如他會女神一事，這些事情是兄弟之間的秘密，不需要向別人交代，兄弟情亦然。

這天午飯時候，我一如以往跟劉華外出用膳。

「喂，你同Ada幾好傾咁啱，成日都見到你地兩個咬耳仔。」

劉華口中的Ada就是鍾敏英，大家怕叫她的中文名會忍俊不禁，所以一向都叫她英文名。

「乜係咩……咁坐係隔離，傾多兩句唔出奇姐。」

我故作平常，其實手正暗暗冒汗。

「傾多兩句？我見你地雞啄唔斷咁傾足成堂喎！」

劉華蹙着眉，以不信任的目光打量着我。

「吓……咁……咁啱姐……」

弊！劉華似乎有點眉目了。

「一世人兩兄弟，你唔怕老實同我講，你係咪鍾意左人呀？」

對我來說最糟糕的情況，但對讀者來說最期待的畫面出現了，劉華真的猜中了我的心事，我應該承認還是否認？

劉華是我的兄弟，絕對不會把這事說出去，所以我可以放心告訴他；但畢竟我跟鍾英敏只是熟絡了不久，可能這份感覺不過是因為她是第一個常常跟我談天的女生而出現的錯覺，這個時間說喜歡她似乎言之尚早。

然而，就因為她與我的熟絡而令我喜歡上她，這理由也很合乎邏輯，難道我就不能真的喜歡上她嗎？

「睇你咁耐都唔否認，擺明就係鍾意人啦。」

劉華忽然說出這令人語塞的一句。如果我真的不喜歡她，大概我真的會本能反應下否認，但我沒有。我垂下了頭默不作聲，間接地向劉華宣布投降，而他則洋洋得意地蹙了蹙雙眉，搭住了我的肩膀。

「睇你個樣都知你新手唔知點做架啦，洗唔洗哥哥教番你兩招呀？」

「唔洗喇.....話時話，你上堂咁得閒望過嚟嘅？你女神坐你隔離嗰。」

「呃.....」

這次換他語塞了，一次精彩絕倫的反擊。

第七章

時光荏苒，該說是歡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秋風變得凜冽，氣溫也驟降了，但我跟鍾英敏的關係卻沒有隨着寒冬的來襲而冷卻，反而逐漸升溫。

從以往只是間中上課無聊才閒聊，到現在由上課聊到下課，彷彿只要上課鐘聲一響，課室後座角落就成為了我與鍾英敏之間的小天地，一個只有我們的專屬空間，沒有外來聲音的紛擾，也沒有鄰近同學的阻礙，我的眼中只有她深邃的明眸，耳中只有她動人的聲線，不知她又是否只感覺到我的存在？

這種旁若無人的交流模式似乎惹起了同班同學的注意，班上開始流傳着我跟鍾英敏拍拖的傳聞，連唯一從我口中得知我喜歡她的劉華也問我傳聞是否屬實。

我對一切詢問只是一笑置之，不置可否，但笑，不是對無中生有的流言蜚言感到無奈的笑，而是對自己有幸能夠跟心儀對象傳緋聞而感到滿足的笑。

對於我這個情竇初開的小毒男，只要能夠跟女神沾上一點關係，哪怕是一場誤會，都足夠我樂上半天。

然而，事情總有步向真相的一天，當得知一切終究是一場誤會，我能依舊一笑置之嗎？此時此刻的我早已被一時的喜悅所蒙蔽，將這些「庸人自擾」的問題都拋諸腦後了。

這天，物理老師在下午需要外出開會，便跟數學老師Miss Lau調了堂，原定的物理課變成了數學課。

碰巧未來今天下午有數學二連課，結果我班遭遇了最難熬的數學三連課。

Miss

Lau見機不可失，便不知從哪裏搬來了恆河沙數的練習題。她用了一課的時間教書後，便分派練習給我們用餘下的兩課時間去完成。

練習題的數量既多，又頗有難度，即使我自問數學成績不俗，亦顯得舉步為艱。望着一道又一道複雜的數學題，我用手上的筆輕敲着太陽穴，每題也得用力地思考。課室裏的書寫及按計數機的聲音亦見疏落，更多的是向別人請教的細語聲。

我看看身旁的鍾英敏，只見她愁深鎖，寫了數行字，又用橡皮擦都寫下的都擦掉，很是苦惱。我本想問她有甚麼可以幫忙的，但見她一臉認真地拆解着難題，我亦不好意思打擾她。再者，她若真的解決不了，自會主動向我請教，所以我拍了拍兩頰，把注意力重新放回那份惱人的練習題上。

不知跟數學題博弈了多久，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是她。

「喂喂，陳永謙，最後一頁嘅題目我全部都唔識做呀……」

「嘩咁多？最後個頁我都係做左少少咋啲……仲有唔夠五分鐘就放學，我點做得切俾你呀？」

「吓，但係聽朝第一堂就係數學喇啲，就算抄都是抄唔切啦……」她苦着臉孔皺了皺眉。

看着她一臉愁容，我實在於心不忍，唯有努力轉着腦袋想着辦法。

「一係我今晚做完影低然後whatsapp send俾你啦。」

我靈機一觸。

「你有我電話咩？」

「冇啲……你電話號碼幾多？」

我偷偷拿出手提電話置於書桌的抽屜中，等待她的回答。

「9434.....」

她小聲道出她的電話號碼，但恰巧放學鐘聲在此時響起，掩蓋了她的聲音。

「咩話？」

我把聲量稍稍提高，想讓她能在鐘聲之中聽見我的話，鐘聲卻似作弄我的在此時停止了，結果我的「咩話」在寧謐的課室內迴盪，引得眾人朝我這邊望過來。

我咋了咋舌，然後低下頭裝作做數，避開了同學們的嘲諷目光，亦免得老師再追問下去，發現我沒有關掉手提電話。

鍾英敏輕輕笑了一聲，然後在我的桌上寫下了一組號碼。

94340634，在偶然的情況下，我拿到了她的電話號碼。

Miss

Lau草草交代了明早檢查這份功課後，並叫班長幫她把餘下的練習題捧回教員室去，便離開了課室。

「今晚記住呀！聽朝做唔晒我唯你是問架！」

鍾英敏一邊收拾書包，一邊叮囑我。

「知喇鍾英敏！」

「叫左你唔好嗌我中文全名咯！」

「咁好聽點解唔嗌得呀鍾英敏！」

「冇你咁好氣.....走啦byebye！」

「鍾英敏再見！」

「你.....」

「byebye！」

她一直都不喜歡別人叫她的中文全名，因為經常有人拿她的名字開玩笑，甚至曾經因此而發脾氣，所以別人都只叫她的英文名Ada。

唯獨我不怕她生氣，直呼她的中文名，因為我從不以此開玩笑，更覺得這名字很動聽。

我曾坦然告訴她我喜歡她的中文名字，還說Ada這名字跟她不相夾，她以為我只是開玩笑，便不以為意。

後來，我當真每次都呼她中文全名，起初她不習慣，但日子一久，她也沒所謂了，只會作出口頭上沒有半點怒意的警告。

但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希望能夠與眾不同，在她心目中留下一點印象，哪怕只是似有還無一點。

第八章

往日的我在放學後不會急於回家，而會跟劉華待在校園打打球，談談天，看看女排練習，評評校中的女生。

明明就無事可做，但就是不願意回家，不願意做功課，不願意溫習，只管坐在校園一角打發時間。

很無聊，卻是校園生活必須的一部份，也是最歡樂的一部份。

友情就在閒談中增進，愛情就在邂逅中萌芽，生活就在無聊中充實。

但這天放學後，我待鍾英敏離開了後，我把完成了一半的數學題解決掉，便收拾書包，匆匆跟劉華道別，然後動身回家了。

我只想能夠快點回家，把鍾英敏不懂的數學題都算好，然後教她。

說穿了，我只想儘快能夠whatsapp她。

我家住新界，但學校位於九龍，我能走上一段路，才能到達巴士站乘車回家。

巴士一如既往地駛着，但歸心似箭的我卻感覺車程比往日的更長更久，前一秒才進入了獅隧，下一秒已在納悶為何還未到出口。

看着昏暗的黃燈一一掠過，我看着巴士車窗倒影着的自己，掛着被數學折磨得不似人形的一臉倦容，腦袋卻一直思考着剛才鍾英敏向我請教的那些難題，沒有絲毫休息的意欲。

或許這就是喜歡一個人的滋味，把她說過的一字一句都記在心上，她拜託的事情會立馬解決，哪怕自己本來要做的事有多繁重，自己的狀態有多不濟，她說到，我立刻便想要做到，這是我唯一的溫柔。

然而，她又會知道你對她的事是如此上心嗎？那一句簡單的道謝，是她由衷地感謝你為她所付出的一切，還是一句出於禮貌的客套話？

看着眼前的光逐漸明亮，一下子就從昏黃的隧道重投明媚的陽光，我帶着我的溫柔，穿越黑暗，奔向亮光。

我的溫柔，她明瞭嗎？

經過漫長的車程，我終於回到家。

我坐在沙發上，柔和的陽光透過窗戶映照下來，溫暖了柔軟的沙發，令人昏昏欲睡。

我闔上了雙眼，差點兒就被這份舒服拉進夢鄉，但腦海裏忽爾冒出了鍾英敏的聲音：「今晚記住呀！聽朝做唔晒我唯你是問架！」

我馬上張開了雙眼，望望掛在牆上的鐘，時針沒有跑了很遠，我沒有花費了時間不小心睡着。

我洗了洗把臉讓自己清醒清醒，便拿出剛才的數學題，努力地計算着。

做着做着，放在桌上的手提電話震動了數下。

我以為是鍾英敏找我，馬上放下了手上的工作，拿起了電話。

一看之下，原來只是來自媽媽的簡訊。

「今晚夜歸，晚飯自行解決。」

又一個孤獨的晚上。

我家甚少出現一家人齊齊整整吃晚飯的情況，爸爸長期北上工作，甚少回家；讀大學的哥哥住了hall，只有週末才回家吃飯。

以往還有媽媽下班回家後會煮飯，但近來她工務繁忙，能夠下班回家煮飯的日子越來越少。

所以我不喜歡放學後便回家，與其待在家裏獨自納悶，倒不如在學校打發時間。

至少有朋相伴，能夠除去那強烈的孤獨感，哪怕入黑後，孤獨又找上門來，至少我的下午還是快樂的。

我看了看時間，現在才六點半，平日的我此刻才回家，不用急着吃晚飯，所以我放下了電話，繼續低頭做數。

我時而獨自苦苦思揣着，時而問問數學比我好的同學，不知過了多久，我終於完成了整份練習題。我再看了看時間，原來已經是晚上九時半，比起平時的晚飯時間遲了整整一個半小時。這時的我才發現自己飢腸轆轆，但剛才肚子一直沒有咕咕作響。或許當一個人專心為自己的心上人做事，迸發出的能量是飢餓感也不能匹敵的。因為只要有情，飲水亦能飽肚。

我整理一下我所寫下的答案，然後逐題為其拍照。我怕她會看得不清楚，於是把寫得稍稍潦草的答案都重寫一次。我只想她能夠看清楚一筆一劃，看清楚蘊含於數字內的一點點心機，一點點努力，一點點溫柔。拍好了照，我便把答案傳給她。
「鍾英敏，我係陳永謙。我搞掂喇，睇得唔清楚我再影過。」
對話末端顯示了兩個剔號，但她沒有立刻回應，她的最後上線時間亦停留在4:12pm。或許她是在電話的另一端努力着吧，跟我一樣埋頭努力着。見她沒有回覆，我便動身到廚房，胡亂煮了個公仔麵祭五臟廟。

等待是漫長的，尤其是等待心上人的一個回覆。你很想可以馬上看到她的回覆，但手提卻一直沒有動靜，令你不敢幹別的事，怕一不留神，就錯過了。

然而，你不能一直呆等下去，你只好讓手提隨身，無論走到廚房還是浴室，都能立刻收到短訊。但我還是選擇了呆等，一動不動坐在桌前，看着跟前的公仔麵浸得變成糊狀，水蒸氣也漸漸消失了，卻依舊一直坐着，空等。

良久，電話震動了。
我立馬拿起手提電話查看，是她，鍾英敏。
「乜你做得咁慢架？」
「我做到宜家先食晚飯咋...」
「吓咁慘...你快啲食野啦，唔好捱壞個胃！」
「知啦宜家食。」
「真係唔該晒你！」
「唔洗客氣...」

一段簡單的對話，六個簡短的短訊，前後花時不足十五分鐘，但已經足夠了，足夠紓緩我的單思之緒。

我用筷子夾起糊狀的麵條，本該又冷又難吃，但我還是大口大口吃下去，吃得津津有味。愛情，為平凡添上了五味，這刻我嚐到的是甜，往後我又會嚐到哪種味道？

第九章

自從拿到她的電話號碼後，我跟她便經常用Whatsapp通訊。只有劉華、家人及班group的通訊人名單中忽然多了一人，是她。在剛開了班group的時候，我的手提一直都震個不停，有時洗完澡會發現手提不翼而飛，原來是由電腦桌上震落到地上了。我不勝其煩，於是把群組的所有通知都關掉了。自此以後，我的手提好像壞了般，久久才震動一下。除了媽媽通知我她今天夜歸，和劉華叫我上線打機以外，就沒有人找我，一個也沒有。直至那一天，94340634進入了我的生活，為每天帶來了一點點震動，卻深深振動了我的心。

本來寂靜的生活中，忽然多了震動的聲音作點綴，有時候在早上，有時候在晚上，有時候在閒日，有時候在假日，沉悶的生活就這樣增添了丁點快樂，由另一個人帶給我的快樂。我們大多是東拉西扯地瞎聊着，對話中盡是沒營養的句子，大概是不需經過大腦思考也能說出的句子。

但我就是從這堆無厘頭的對話中找到了樂趣，偶然說說無聊的事，或是恥笑她低能，沒有重點，卻為自己單調的生活添了點色彩。更重要是，從沒有人跟我通訊到有人跟我通訊的躍進之下，我開始明白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為何物，原來社交是這麼的一回事。而戀愛？或許遲早我也能體驗到。

我像個初嚐勝利的小屁孩般一臉雀躍地將此事告訴劉華，豈料，他只是淡淡地回了我一句：「唔，幾好呀。」
「喂，你反應咁平淡嘅.....」
「Whatsapp咋嘛，朋友之間好平常姐。」
「但係佢係我鍾意嘅人啫！」
「咁又點？你覺得你地關係大躍進？其實只要肯開口，要擺到一個人嘅電話號碼又有幾難？」

我語塞了。
的確，要得到一個人的電話號碼其實不難。記得小學時，我也很簡單直接地拿到了考全級第一那女生的電話號碼，而原因恰巧就是問功課。小時候易如反掌的事，怎麼長大了便覺得很艱鉅，做到了就像得到了上天眷顧？是因為人大了，開始顧及面子，顧及別人的評價，怕失敗，怕給別人恥笑的關係嗎？不過是一件芝麻綠豆般的小事，有必要如此害怕失敗嗎？進一步來說，真的會失敗嗎？連問心上人拿電話號碼的勇氣也沒有，真的能把對方追到手嗎？

「不過呢，拎到佢電話都算係一個好開始，繼續上啦，阿宅！」劉華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
「唔.....希望佢唔會咁快唔理我啦.....」
「好人好者點會無啦啦唔理你呀？慢慢嚟唔好咁心急啦！」
「唔.....」

我知道劉華很支持我，也很樂意當我的軍師，但老實說，我真的沒有自信。一個自升上中學便幾乎與女生絕緣的毒男，能夠拿出甚麼自信？能夠與一個女生熟絡，已經是上天的恩賜，要追到她？簡直是痴人說夢。

「你睇下街上面幾多美女與野獸，油頭暗瘡死肥仔都可以拖住條索女，你又冇乜暗瘡，衣着又整整齊

齊，一定得嘅！」劉華不時也會這樣鼓勵我。

「你夠係萬人迷啦！你追到你女神未呀？」我每次也是這樣反擊。

「我未發力姐！況且你睇下，啲師妹不知幾靚我！係我拒絕晒佢地咋！」

「班師妹恐龍嚟架啫……」

「呃……」

第十章

十二月，一個既寒冷，又溫暖的月份。

學生們都憧憬着聖誕節及聖誕假期，彷彿這是世上最美妙的假期。

但我實在不解，一想起假期後便是中期考試，意味着這假期在狂歡過後便是進入痛苦而漫長的啃書狀態，為何他們仍能夠如此憧憬？

我問過劉華這問題，他只是回了我一句：聖誕嘅野，你個毒男識條春咩！

我就是不明所以才問，為何他只道出事實而不回答我呢？

實在不解。

對我來說，要在假期花時間溫書其實也不太痛苦，反正過去九年，我的聖誕假期都奉獻給那惱人的考試，日子一久，便習慣了。

更痛苦的是放假前的一堆間科考試，例如體育科要進行體能考核，視藝科要遞交計算考試分的功課，音樂科要進行唱歌及牧童笛考試.....

升上了中四，間科的工作量及壓力確是比初中時小，沒有那些耗費時間、精神和創意的功課，只有較輕鬆及有趣味的課題。

我校只注重我們的學業成績，若非新高中課程存在着那煩人的「其他學習經歷」部份，規定學生一定要有特定的間科及課外活動時數，我想校長一定會大刀闊斧砍掉這些間科，把騰出了的時間變成主科課堂。

雖說壓力減輕了，但在學業工作量大增的情況下，間科還是顯得很礙手礙腳，壓得我連想儘快隨便完成過去的衝動也萌不出芽來。

尤其是那格外費神的音樂考試，可是把我的腦汁都榨乾了。

我不是音樂白痴，歌喉勉強能入耳，還在母親的強逼下學會了彈點琴，加上高中的音樂考試不再是唱歌加牧童笛這無聊的組合，而是讓我們選擇唱歌或是表演一種樂器，這給了我很大的發揮空間。

但我們的音樂老師是一個年紀接近半百，充滿偏見的古典音樂迷，要取悅這個老固執，還真的考起了我，至少我從下音樂課想到現在吃完了晚飯，快到了睡覺時間，我還是一籌莫展。

於是，我拿起了手提電話，打開了whatsapp找鍾英敏談談。

「鍾英敏，音樂考試你打算點？」

「唔知呀，我諗都係唱歌」

「Choir member唱歌好正路呀...咁你唱咩歌？」

「未諗喎，咁你呢？」

「彈琴掛...但我唔想練琴」

「乜你識彈琴架？考到幾級？」

「負碌上到八級咁囉...」

「咁勁一於彈琴啦！不知幾型！」

唸唸唸！她是在說我型嗎？難道她在暗示她喜歡會彈琴的男生？我也會彈琴，難道她.....不對，毒男不能有太多幻想，還是先冷靜下來吧.....

「大把人都考到鋼琴八級啦...我又唔想彈啲好old school嘅鋼琴歌...」

「邊個話一定要彈啲歌架？彈流行歌唔得咩？」

「都得嘅.....」

「咁快啲揀歌啦！」

「唔洗咁急掛，我有排先考，慢慢都得啦，反而你下堂就考喇喎，揀左歌未？」

「揀左啦~~」

「咩歌？」

「到時你咪知囉！嘻嘻！」

「車！懶神秘……」

「你會知道係咩歌架啦！嘻嘻！」

我會知道是甚麼歌……莫非是我向她推介過的歌嗎？

但我向她推介過那麼多歌，她會選擇哪一首呢？

「你開估啦我唔想估呀……」

對話的尾巴拖着一個別，我想她是去睡了。

這是我跟她之間比較特別的溝通方法，我倆之間甚少說再見或是晚安，只是讓對話留着一條尾巴，待翌日繼續接下昨天未完的話題。

可能別人會覺得就這樣不知不覺的斷掉通訊很令人心癢，不知對方是有事回覆不了，還是根本不想回覆，於是硬生生把聯絡切斷。

但我從不擔心她不會回覆，或許是我過份樂觀，但我總相信她一定會回覆，不為甚麼，就是相信。

況且，我也很喜歡這種溝通模式，不會因一句再見而把正談得火熱的話題停住了，也能夠讓熱情延續下去。

這晚，一段對話，一個關子，一首歌，令我輾轉反側。

整晚夜，我都在想。

想妳的歌聲。

想妳。

第十一章

一星期過去，再次回到有音樂課的那上課日。

期間我一直有意無意想從鍾英敏口中套出她選了哪首歌作音樂試歌曲，但她每次都巧妙地避而不答。數次旁敲側擊不果後，我也懶得再問，唯有等上音樂課再分曉。終於，我等到了。

音樂課在上午第二節時段，即是剛上完沉悶的中文課，便要跑到音樂室對着五條線上的鬼畫符。更甚是早上時分還沒說過太多話（我跟她在早上也是比較少交談，或許是沒睡飽的關係），聲也來不及開，就要勉強打開喉嚨唱歌，還要給老固執指指點點，很是沒趣。但今天的音樂課對我來說很有趣，一來，這課是女生的音樂考試，自己可以安坐位子裏等看戲；二來，一個纏繞我一星期的問題終於揭盅；三來，我不需要再想她的歌聲，而是能夠細聽她的歌聲。

「鍾英敏，究竟你唱咩歌？」鐘聲剛響起，我把握最後機會問她。

「你陣間咪知囉！仲問！」

「你話我知先啦！我估唔到呀……」

「估唔到呀？抵死！」她向我伸了伸舌頭，然後轉身跑走了。

我是該一早猜到的嗎？但我怎麼想也沒有絲毫頭緒。

「喂！死仔！同條女講兩句之後成碌木企喺度做乜？思春呀？」劉華前來拍了拍我的腦袋。

「你就思春，我諗緊野咋。」

「諗野留返食飯先諗啦，再唔行又俾個老屎忽鬧架啦！」

「行囉！」我在他後腦回敬了一下。

由於這次音樂考試限制甚少，亦可以組隊考試，所以女生們大都是兩人一組應考。我班有不少人都有學習樂器，尤其是女生們不少都是鋼琴好手，亦有人會吹長笛，拉小提琴等。平日沒有機會見識她們的技藝，如今能一睹她們的實力，實在令我大開眼界。但更令我期待卻是她。

考試本來是順着學號進行的，根據她的學號，她本應在快要下課的時間才應考，但因為不少同學都是雙雙對對應考，課堂才來到一半便已經輪到她應考了。

看着她右手緊握着咪高風，左手一直擦着右手，站在眾同學面前不安地輕輕搖動着身軀，我的手心不知何故，竟冒出汗來。

此時的我在想，為何當初我不提議跟她組隊呢？或許有我在旁能給她無形的支持，為她除去不安感。但再仔細一想，我有勇氣開口嗎？

樂聲從喇叭悠悠傳遍整個音樂室，我豎起了耳朵用心傾聽着。

這前奏怎麼好像很耳熟的？難道是那首歌嗎？

但她不是說過……

終於，她開口了。

「還記得當天旅館的門牌
還留住笑着離開的神態
當天整個城市那樣輕快
沿路一起走半哩長街……」

「喂喂，首約定又幾好聽啲！」

「緊係啦！我不嬲唔會介紹錯。」

「我鍾意隻歌，不過好難唱得好聽……」
「係架！你唔係想挑戰呢首歌掛？」
「哼！唔得咩？」
「唔係，不過我驚你唱到爆咪喎。」
「你夠膽睇小我？有機會我一定挑戰呢首歌！」
「你自己喺K房自high好喇，唔好出嚟傳播魔音。」
「你好野！你睇住嚟！我一定會唱到俾你聽架！」
「好呀，我拭目以待。」

「還記得街燈照出一臉黃
還燃亮那份微溫的便當
剪影的你輪廓太好看
凝住眼淚才敢細看……」

直至她唱出了一整段歌詞，我方才想起我跟她在較早之前的一段對話。
原來她早就說過了要唱這首歌，還要唱給我聽，但當時的我以為她只是說說而已，便不以為意了。
沒想到她居然會選這歌應考，畢竟她的聲線在女生之中屬較低沉，與王菲的聲線有着天淵之別，要唱出這首歌所蘊含那份柔弱但堅定的期盼，難度頗大。
但她還是很努力地唱，嘗試唱出歌中那份味道，嘗試唱出歌中較高音的部份，即使她的手很抖，咪高風很抖，聲線也很抖。

「忘掉天地 彷彿也想不起自己
仍未忘相約看漫天黃葉遠飛
就算會與你分離 淒絕的戲
要決心忘記 我便記不起……」

雖然她唱得很勉強，但在我耳中，她還是唱得很動聽，嗓子很溫柔，感情也很到位。
看着她投入的樣子，我被迷倒了，完完全全被迷到了。
微抖的嘴唇，輕閉的雙眼，還有搖擺着的馬尾，很漂亮，也很脫俗，配以光亮的白燈照落在她身上，就像是仙女下凡一樣。

「明日天地 只恐怕認不出自己
仍未忘跟你約定假如沒有死
就算你壯闊胸膛 不敵天氣
兩鬢斑白都可認得你……」

女神落力演唱，身為傾慕者的我內心一直暗暗為她吶喊歡呼，希望這段無聲仿有聲的訊號能夠無視距離的阻隔穩穩定傳送到她的心裏，使她能夠感受到我的支持，哪怕只是一點也好。

「就算你壯闊胸膛 不敵天氣
兩鬢斑白都可認得你」

她以溫柔的聲線模仿王菲不帶韻尾的唱法作結，似有還無的歌聲仍縈繞在音樂室四周，隨風飄進我的耳窩中。
同學們皆以掌聲作鼓勵，我按捺着心中那一份衝動，刻意不太用力地拍掌，免得旁人生疑，儘管坐在我身旁的劉華一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然而，內心卻是強烈跳動着，把抑壓的掌聲都用力地補回來，抑壓的情感融於血液中，隨着雷動的心

跳有節奏地傳遍全身，燒得我渾身燙滾。

「你面都紅晒喎，首歌唱俾你聽架？」劉華細聲耳語。

「痴線.....都唔知你講乜.....」我支吾以對。

他再一次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那充滿嘲諷的笑容真的很噁心。

「下個到你女神喇喎，準備好紙巾未？」這次換我耳語。

「你.....」

「到佢喇，專心啲啦！小心走火喎。」

「.....」

聽過她的歌唱後，我也沒有心情再聽下去，就只坐在位中靜靜回味。

然後，我在想待會要跟她說些甚麼的，稱讚？還是鼓勵？

我還是該提一下我記起了我跟她那段對話吧？

但要聽到她唱那首歌才想起，還要自鳴得意地承認自己的遲鈍和沒記性，她定會挪揄我一番的，不行不行。

但若只是稱讚她唱得好，又好像有點兒兒戲，好像沒有仔細聽似的。

但若我拿她跟原唱比較，又好像有點評論的味道，不似是稱讚了。

到底要說些甚麼呢.....

「喂！落堂喇，仲喺度思春？」劉華拍了拍我的後腦。

只見眾人逐一步離音樂室，原來轉眼已經下課了。

「知你趕住去廁所洗底褲喇，洗唔洗我幫埋你洗呀？」我反擊道。

「FF少陣啦你，行啦！」

「行囉.....」

我倆打打鬧鬧，很快便走回了課室。

回到了座位，鄰坐的鍾英敏正在收拾書桌。

她一抬頭，我們四目不期然交接了。

觸電的感覺一瞬即逝，心跳卻突然加快了不少，臉頰也熱燙起來。

「呃.....」明明腦袋一片空白，喉嚨卻不由自主哼出了聲。

「唔？」她微微側着頭，腦後的馬尾輕輕垂在左肩，一雙明眸閃閃發亮。

「頭先.....唱得幾.....幾好聽呀。」我支吾以對。

「多謝！」她露出微笑。

說罷，她便繼續收拾書桌，而我，仍一動不動地看着她。

「仲有事？」她似乎注意到我的目光，轉過頭來續問道。

「我.....我仲記得架。」我還是吞吞吐吐的。

「唔？記得咩呀？」她先是一愣，然後像是知道了些甚麼似的，嘴角上揚，帶着調侃的語氣問道。

「約定囉.....」我越說下去，聲量越是減低。

「哦，係咩？」她的語氣依舊調侃，臉上卻掛着一個燦爛的笑容。

「真架！」她的語氣居然讓我緊張起來。

「知喇，嘻嘻！」她依舊笑容燦爛。

彎月般的雙眼，甜美的笑容，飄揚的馬尾，此生難忘。

第十二章

鍾英敏的音樂考試過後，便輪到我迎來考試。

這幾天除了應付功課外，我把時間都花在練琴上。

本來經過估算，我還有兩個星期的練習時間，才輪到我考試，但我萬萬想不到有那麼多人選擇組隊應考，結果我在下星期的音樂課已經要應考，打亂了我的計劃。

如今我要在一星期把曲子練好，以我的造詣來說是很勉強的，所以我把心思都放在練琴上。

雖說時間緊迫，但我沒有亂了自己的生活，放學還是一樣跟劉華留校打球瞎聊，回家還是與鍾英敏通訊，想着練琴練晚一點，再晚點睡便可以了。

捱了幾晚夜，熊貓眼都走出來了，眼尖的鍾英敏當然發現了。

「你捱夜？」

「黑眼圈好明顯？」

「係呀.....做咩要捱夜？」

「練琴囉.....得一個星期時間好勉強.....」

「咁你仲成日同我Whatsapp？專心啲練咪可以早啲訓囉！」

「唔關你事.....我自己想練熟啲姐。」

「咁都唔可以唔訓架！」

「咁我宜家補眠.....」說罷，我便把頭栽進書本中。

「喂！上緊堂架.....」

她邊說邊搖着我的身軀，但我沒有理會她，讓她纖細的手掌一直推着我的肩膀。

只是微小的身體接觸，但我已經感到心足。

漸漸，我好像感受不到她在推我。

或許是她見我沒有反應，停手了吧？

不知道現在她是甚麼表情呢？

我想偷偷微張眼睛窺看她，但又怕她發現，我豈不是變成了一個裝睡的偷窺狂嗎？

但暗戀一個人，就是如此偷偷摸摸。

明明喜歡着她，偏偏又不敢讓她知道。

明明想細看她美麗的輪廓，偏偏不敢直視着她。

明明想細聽她美妙的聲線，偏偏不敢走近跟她聊天。

明明想跟她告白，偏偏總是開不了口。

明明知道沒有可能，偏偏泥足深陷。

明明只是想好好喜歡一個人，偏偏把自己弄得像蛇鼠一樣。

想着想着，我悄然入睡。

這是我自從跟她坐在一起之後，第一次上課睡覺，為了她而睡的一覺。

上學時睡了個好覺，晚上便精神奕奕起來，碰巧今天沒有家課，便一直練琴練到晚上。

不知是否精力充足的緣故，練琴的進度好像快了不少，曲子後半加快的部份也不再掉鏈子，終於能夠一氣呵成完成整首曲。

甚至連某幾段旋律也不自覺彈熟了，不用看琴譜也能準確無誤地彈出來。

如此良好的進度，我當然會向鍾英敏彙報。

「今日練琴進度神速，哈哈！！」

「進度咁快，今晚就早啲訓啦！！」她還是像個大孀般叨叨嘮嘮的。

「今日上堂訓左陣，宜家好精神啲，點訓...」

「我理得你，總之宜家夜喇，快啲訓！」

「哦...咁好啦，早抖。」

「早抖！」

說罷，我沒有真的去睡，反正睡眠是勉強不來，與其呆呆的躺在床上，倒不如找點事幹一下好了，於是便繼續練琴。

我一邊練琴，一邊想着她的臉龐，覺得此刻的自己應該十分帥氣。

難道一個男生為心儀的女生而認真的樣子，能夠不帥氣嗎？

柯景騰能夠為沈佳儀努力讀書，我陳永謙也能為鍾英敏努力練琴，想到這裏便覺得自己也被九把刀的熱血感染，血液燒得滾燙，更有動力彈下去了。

後來，母親說這麼晚還彈琴會騷擾到鄰居，我才不太情願地走回房裏睡覺。

但渾身的熱血又怎能頃刻平息？於是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腦袋滿是自己在全班面前彈琴的帥氣樣子，還有鍾英敏聽到我精心挑選的曲子後那副又驚又喜的表情，以及眼中的傾慕和崇拜。

這晚，我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世界當中，享受着幻想帶給我的快樂。

很多人也會在夜闌人靜的時候暗暗幻想跟心儀對象的甜蜜，獨個兒抱住枕頭沾沾自喜着。

愛意就是從中點滴累積起來，但有多少人意識到自己正在自虐，用愛給自己的真心劃上一道又一道的傷痕？

更諷刺的是，有很多人正在享受自虐所帶來的丁點快感，哪怕他們知道正在燃燒着自己有限的生命，但他們難以從尼古丁的毒癮當中抽身，只得在愛河浮浮沉沉的痛愛着。

或許這刻你還以為自己一切安好，但當表面傷痕走了出來，你便會赫然發現，自己的心早已千瘡百孔。

。

睡得着的，都不願訓；很想睡的，卻總睡不着。

欲睡，難眠，唯有數數綿羊催眠自己。

欲語，難言，唯有心中偷偷吶喊愛你。

第十三章

前一晚晚了睡覺，造就新一天遲到的我。

一覺睡來，發現自己比平日遲了十五分鐘起床，我心頭一冷，立刻爬下床，卻給包裹着雙腳的棉被絆倒了，整個人滾下了床。

我把煩人的棉被踢開，連爬帶滾衝去浴室裏去。

一脫下褲子，肛門括約肌一陣擴張收縮，居然在這個危急關頭要開大……

我一屁股坐在抽水馬桶上，然後擠點牙膏在牙刷上，開始刷牙。

一邊大便，一邊刷牙，一邊思考，短短的早晨梳洗原來可以如此充實。

當然，換來的代價是便便壓不好水花濺濕了屁眼，口中的泡沫都滴到大腿上，和腦袋想不出有營養的事，只是在思忖如何趕回校。

感覺大便拉光了，便含住牙刷，用廁紙起勁把屁股擦乾淨，然後順手把大腿上的泡沫拭去。

咦，擦大腿的那張廁紙好像是剛剛擦屁股的那張……還是算了吧……

梳洗過後，我馬上穿好校服，單肩背起書包，拿起飯桌上的麵包用口穩穩咬緊，然後一支箭衝了出門口。

甫踏出大廈，一道冷風飛撲而至，我不禁打了個哆嗦。

這才想起天文台昨夜預報今天天氣明顯轉冷，單憑我身上單薄的毛衣絕對抵擋不了寒風的衝擊，但我已遲了出門上學，如今已沒有時間回家，只好硬着頭皮奔向巴士站，好讓自己能稍微熱起來。

幸好趕上了巴士，免了吹風候車之苦，但巴士內不見得比外面和暖，我的雙手還是冷得要命，大概是朱古力在我手心中也不會融化的那種冷。

我只好緊緊抱住書包，蜷縮在座位，腦裏繼續想些沒營養的分散注意力，希望不會注意到寒冷的天氣。

好不容易捱到了下車，走上的更是更冷的街道，寒風順着毛衣上疏落的細孔鑽進我的體內，又從左耳走進我的腦袋，把我的思緒搞得亂七八糟後才施施然從右耳走出來，把我都搞得頭暈轉向了。

從車站走到學校的那段路有點陡，風勢卻是由上而下，我頂着狂風，艱難向上走，頗有登上雪山的味道，但這味道明顯是很苦的。

走着走着，我看見一個藍色的書包在我面前晃來晃去，起初我還是不以為意，但仔細一看，倒是覺得有點眼熟。

我艱難快步上前，看見了一條有節奏地左右晃動的馬尾。

藍色書包加上馬尾，我想我知道那是誰，百分之百的肯定。

那是我朝思暮想的背影。

「喂！早晨。」我從後追上了鍾英敏，還順手扯了扯她的馬尾。

「喂！痛架！晨咁早就扯人條辮。」她瞄了瞄我，然後動手把馬尾重新束好。

我沒有答話，只是向她咋了咋舌。

我喜歡扯女生的馬尾，特別是心儀女生的馬尾。

大概很多人會覺得這舉動很幼稚，但追女生本來就很幼稚，就是那份與年齡不相符的幼稚，才能夠在她腦內留下一點點記憶。

所以我希望每當她被別人扯馬尾，即時她不用回頭，也能夠知道身後的人就是我，在她心中特別幼稚的我，這樣我便算是在她心中佔了一個小位置，哪怕是小得微不足道。

一路上，氣氛被冷風吹得有點僵硬，我努力想找些話題破冰，腦袋卻只有一坨牙膏泡沫，和一張疑似擦過屁眼的紙巾，這等糗事我可沒法說出口，弄得喉嚨癢癢卻發不出一聲來。

「平時呢個鐘數唔見你嘅？」結果是她先開口。

「係.....係呀，今朝遲左.....」我不知怎地結結巴巴。

「哦.....」

「你平時都係呢個時間返學？」

「係呀！返到學校啱啱好打鐘。」

我偷偷瞄了瞄手錶，暗暗記下了時針和分針的方位，她就在此時此分在此處出現，每天如是。

「你着咁少衫唔凍咩？」她拉拉我單薄的毛衣問道。

「唔.....唔凍！有少少風姐！」她無意的一刀捅得我直發抖，但我當然不會在她面前失威，只好硬着頭皮裝強壯。

「但係...你打冷震啲.....」她逗趣地戳我的腰間。

「喂！痛架！我邊有打冷震呀？」我把腰縮到一邊去，仍不忘嘴砲。

「你仲縮埋一舊添啲.....」她繼續得勢不饒人。

「我有囉，你睇.....」我張開了兩臂，不夠兩秒已被寒風刮進心扉，「嘩唔掂！真係好凍.....」

「哈哈！你因住病呀！」她起勁地恥笑着我。

「你放心！病咗都會傳染俾你，咳咳！」我向着也假裝咳嗽，嚇得她掩着口鼻，退避三舍。

打打鬧鬧之間，天氣好像不怎麼冷，冷風顯得無力，心底好像有道暖流迴盪。
跟她在一起，寒流亦漸化暖。

第十四章

現實總是殘忍得刺骨，經過今早一役，我的確病倒了。

當然，我還是病得很高興，起碼我換取了跟她上學的一小段光陰。

接下來的日子，我沒有因為病倒而放下了自己的工作，尤其是數天後的音樂考試。

不得不承認，我真的十分在意這個音樂考試，特別是在鍾英敏考完過後，我很想給她的選曲作一點點回應。

於是，我不管兩行鼻涕不安分地自鼻孔爬出來，胡亂抽起兩張紙巾把鼻孔塞住，便專心地練起琴來。不知是否生病的緣故，反應好像慢了半拍，拍子總是抓不準，結果把自己給弄焦急了，反而越彈越亂。

結果，每晚母親都會嫌我彈得很刺耳，然後狠狠地趕我進房間。

除了每晚練琴外，我的朝早亦變得忙碌。

自從那天早上上學遇見了鍾英敏後，我便刻意晚些起床，乘那天趕上的那班車，希望能夠再遇見她。但好景不常，翌日我按照着同樣時間出門，卻遇上了塞車，結果比那天遲到了十五分鐘，第一次試驗失敗。

到了第二天，我不信邪的依舊同樣時間出門，結果遇上升降機損壞，我拼了老命跑了二十多層樓梯，卻始終趕不上巴士，第二次試驗又失敗。

有時候上天總喜歡作弄人，有心栽花花不香，越是刻意要碰見她，越是遇上了阻滯，結果只差一點點才可以再會面，意志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被磨滅了。

然而，不過是兩天的失利，絕對打擊不了我，況且別忘了，她是我的鄰坐，回到學校我們總能相見，也不在乎上學那短暫時光了。

理性是如此告訴我，感性卻一直慫勇着我故意去碰見她，希望能多見她一面，哪怕只有一剎那，也總比帶着落寞而空蕩的心好。

經過了周末假期，來到了上學遇見她後第三個上學天，也是我應考音樂試的一天。

周末連接應付繁重的功課和練琴，沒多少時間睡覺，遑論去看醫生的時間了，結果病情沒有好轉，鼻涕還多流了兩行，頭顱重得連撐起它也有點困難。

天氣依舊寒冷，我穿上了大衣，繫好了頸巾，還戴上了最討厭的口罩，看了看手錶，時間差不多了，便帶着一絲希望，踏出了家門。

今天的升降機正常運作，不用等待很久，也沒有出現層層停的情況，順利地把我送到樓下。

到了巴士站，巴士準時到達了車站，車途也沒遇上甚麼交通擠塞，安然無恙地把我送到目的地。

我望了望手錶，下車的時間就像碰見她那天一樣，恰如其分的巧合。

今日的天氣比那天更寒冷，冷風呼呼吹着，鑽進我的雙耳之中來回貫穿，原來重得要命的腦袋疼痛欲裂，即使今天穿上了足夠禦寒衣物，要走上回校那陡路還是顯得舉步為艱。

今天的風勢明顯更大，吹得眼睛也睜不開，但我仍勉強撐開眼皮，四處張望着，烈風把眼球吹得乾澀，我只好手擋擋風，即使明知這並不管用，但我一心周圍搜索着，尋找着，只為看見一條馬尾，熟悉的馬尾。

距離學校越近，我越是焦急，卻始終找不到那熟悉的身影。校舍的輪廓若隱若現，每走一步，校舍的影像便清楚多一分，而找到她的希望亦減少了一分。

或許那天不過是上天不小心出了錯，給了我一個小希望，一切修正過後，我跟她始終有緣無份，起碼，我不配擁有跟她回校的運氣。不過樂觀地想，至少她就坐在我身旁，每天跟我度過七個小時，每天儲下了七小時與她一起創造的回憶，或者我應該知足了。

我輕嘆一聲，默默地繼續逆風而行，此時，我感覺得有人輕拍我的肩膀。

我轉頭一看，熟悉的眼睛、熟悉的鼻樑、熟悉的臉頰、熟悉的笑容、熟悉的她。

或許，我的運氣還沒有用完。

我快步走上前，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

「咦？你病咗？」她轉過頭來，看見戴着口罩的我。

我以點頭作回答。

「你今日仲要考音樂啫！你得唔得架？」她撇了撇嘴。

我向她比了個手勢示意我可以。

她沒接話，只是對着我淺笑了一下。

忽然間，我感覺風勢其實都不怎麼急勁，天氣也不怎麼寒冷。

第十五章

這天的課堂，我一直伏在桌上，眼睛半閉着，老師們看見我臉上的口罩，也沒有微言。而坐在我身旁的鍾英敏也沒有跟我搭話，整天專注地望着黑板，手執着筆一直抄抄寫寫。我好像不曾見過她這樣專心致志地上課，我想開口問她，但張開了口，喉嚨卻痛得發不出半點聲音，也就作罷。

今天的她，好像特別好看，明明還是那一雙眼，那一張嘴，那一個鼻，那一把馬尾，散發出來的氣質卻是更濃烈，把我迷得痴痴的，只懂呆呆的望着她。

大概她也感覺到我的注視，她把頭扭過來看着我，四目交投。

「你做咩眼甘甘望住我呀？」

我搖搖頭，用筆在她的桌上寫下「平時都唔見你咁專心上堂」。

「見你咁病幫你聽埋咋，廢事你冇聽到唔識。」

我翹了翹被口罩遮擋着的嘴角，給她比了個大拇指。

「你休息下先啦，陣間你仲有音樂考試架！」

我比了個OK的手勢，然後閉上眼睛養神。

待會的樂曲，你一定會喜歡的，鍾英敏。

小睡了一課的時間後，便到了音樂課。

我勉強撐開眼皮，腳步輕浮，像是喝得酩酊大醉，幸好我不是第一個應考的人，否則以現在這個狀態只會丟人現眼。

陸陸續續有同學應考，但我根本集中不了精神欣賞，腦海只有模糊數個音符飄飄盪盪，病情的確很影響我的集中力。

終於輪到我應考，我蹣跚走到鋼琴前坐下，用指頭按了幾下琴鍵，給自己雙手熱熱身。

「陳同學，你彈琴呀？」音樂老師問我。

我緩緩轉過頭來，表面上虛弱地點點頭，心裏卻暗罵：「坐喺部琴面前唔係彈琴，唔通表演拆爛部琴咩？呀嬋，我好辛苦呀，你俾我拿拿林彈完返去抖下得唔得呀！」

我沒等她答話，便轉回頭，碰巧與鍾英敏四目相投。

她做口型給我說了句加油，我則點頭回應。

大概是生病的緣故，望着黑白交錯的琴鍵，黑鍵與白鍵好像混為一體，只能靠指頭及耳朵分辨。

我乾脆合上雙眼，把十指放在熟悉的位置上，然後開始彈奏。

現在揭盅我所選的曲目，是電影《不能說的秘密》中讓路小雨穿越時空，遇見葉湘倫的樂章，Secret。

我很喜歡《不能說的秘密》，也很喜歡Secret這樂章，而鍾英敏也很喜歡周杰倫，所以當她叫我在音樂考試彈琴，我便想起了這首曲目。

這曲目引人入勝之處在於要越彈越快，才能夠穿越時空，這也是我面對最大的因難，尤其是我現在的精神狀態，連保持着節奏也顯得很勉強。

然而，此刻我彈奏的時候，腦海中沒有浮現這琴譜，而是一張又一張鍾英敏的容顏，不論是她的笑顏，她的側臉，還是她的背影。

而雙手，自自然然在琴鍵上飛舞着，彈出一個又一個音符，編織一段又一段旋律，應快則快，則慢則慢，應漸大則漸大，應漸細則漸細。

我彷彿像電影末段葉湘倫般負着傷，仍然不停地彈奏着Secret，想過到過去，尋回過去的她，找回跟她的快樂。

最後一個音符，我重重地按下琴鍵，象徵樂曲的終結，緊接的是如雷貫耳的掌聲，我面向一眾同學點頭道謝。

然後，掌聲開始淡落，眼前同學們的面容變得模糊，周遭變得黯淡，身軀也搖搖欲墜。

我想尋找鍾英敏的身影，卻甚麼都看不清楚，身子一個傾側，應聲倒在地上，然後，我感覺到有人拍

打我的臉，我看不清楚那人的面容，但我聽到一道雄渾的聲線向我噴來：「死仔唔好訓呀.....」
那是劉華，接着，漸漸，漸漸，眼前一黑.....鍾英敏呢.....她滿意嗎.....

第十六章

醒來之時，我已置身醫院，床邊只有還穿着校服，眉頭深鎖的劉華。

「劉.....咳咳.....」我想開口叫他，但喉嚨乾涸得連發聲也困難。

「喂死仔，你醒喇？我斟杯水俾你先啦。」劉華急忙幫我倒了杯水。

「我.....我做咩入咗廠嘅？」我喝了口水稍稍滋潤了喉嚨，然後問道。

「醫生話你重感冒發高燒，但係仲唔抖下搞到操勞過度暈咗，咪送你入廠囉。你知唔知呀，你暈低個下，教音樂個呀嬋嚇到成碌木棟喺度，係我拿拿林抱你落醫療室，再叫校務處啲人call白車咋。」

「喂，我喺咁先醒你就不停咁講講講，你有冇諗過我感受架？」

劉華聽罷尷尬一笑，沒有再說下去。

「咦，我個書包.....」我看見放在病床旁邊那個櫃上的書包。

「你條女幫你執架，我本身送完你落醫療室諗住即刻跑上課室幫你執書包，點知到咗半路已經見到搵住你個書包走落嚟。」

「邊個我條女呀.....」口裏說着否認的話，我的嘴角卻微微上翹。

「你睇你嘴角含春喇，仲唔認？」

「唔好講呢啲喇.....話時話我咗幾耐？」

「幾粒鐘姐.....宜家四點幾咋嘛。」

「咁我老母呢？點解唔見佢嘅？校方應該有通知佢架？」

「伯母一早嚟咗喇，我都係打你電話個陣伯母代聽嘅時候同我講你嘅床號。佢話煲啲老火湯俾你今夜晚飲，所以返咗去先。」

「咁.....佢呢？」

「你話你條女？佢冇咩嘞，淨係放學個陣叫我交低咗你啲功課俾我咋。」

「唔.....」

「唔洗咁頹嘞，佢可能未搵你姐，話唔定佢陣間親自走嚟醫院探你呢！順手拉埋啲簾，然後.....」

「好心你啦，咁大個人仲咁多幻想，又話有功課，拎出嚟啦，唔係你盞冇得抄架咋。」

「咁好中氣鬧人，話你病都冇人信啦.....」

「唔滿意？想自己做功課？」

「冇冇冇，即刻拎出嚟.....」

我和劉華一直做功課，做到大概六時多，他才收拾東西回家去。

劉華離開後，我拿出了手提電話，看到了很多則未看的Whatsapp信息，大部份來自我跟劉華那個朋友圈子的群組，每個人都問我死了沒有，劉華則代我回應我還死不了。

然而，再往下看，劉華竟拍了一張我還在睡的照片，並上載到群組上，照片隨即成為了改圖素材，我頓時化身了「懷念謙謙」、「忘了謙」等，劉華還給我加了一句「你班仆街俾我抖下得唔得」。

我只能在群組上回覆道：「你班死仔！我出院你地就仆街！」順手加了好幾個憤怒的Emoji。

他們沒有理會我的憤怒，只顧不停地恥笑着我，我也懶得看他們如何作弄我，便不再理會那群組，翻查其他未讀訊息。

有好幾個不太熟的同班同學傳來了慰問，我也有禮地逐一回應，唯獨鍾英敏沒有傳來訊息。

她大概是有事要辦，才沒有空找我吧。我一直這樣跟自己說，但思緒還是亂亂的，內心也耿耿於懷。我躺在純白的病床上，呆呆地看着純白的天花板，眼前的一切都白得十分礙眼，彷彿本應有一點筆跡，一點色彩，現實卻只有一片白。

跟她相識了一陣子，關係也由零建立到經常交談的朋友，本以為能夠無阻無礙一路發展下去，卻在此刻遇上了樽頸。

即使一些交情較淡的同學也傳來了慰問，唯欠她的一聲問好，究竟她當我甚麼？

這晚，我一直靜靜地等，我的電話也默默地伴着我，沒哼一聲。

第十七章

在病床上待了幾天，身體檢查結果也沒有大礙，醫院當然快快把我送走。

終於能夠離開這個慘白的監獄，我馬上深呼吸了一下，空氣很混濁，但混濁得十分熟悉。

「行啦，係咪呢幾日訓得太耐腳仔軟呀？」劉華狠狠拍了我的背部一下。

沒錯，又是劉華，雖然今天是星期六，但媽媽要開一個視像會議，所以幫我辦好了出院手續後便匆匆離開了，而接我出院的重任不知何故交給了劉華。

「得喇行喇，喂借個尿袋嚟啦，我電話冇電喇。」

這幾天靠着手提電話度日，醫院又沒有插座，雖然自己有外置充電器苦苦支撐，但也宣告耗盡，電話也因為電量歸零而關機。

駁上了電源，我馬上開啟電話，看見了大量未讀的訊息，但全都是群組，沒有來自鍾英敏的訊息，我不禁歎了口氣。

「喂，條女冇搵你啫，唔代表佢唔緊你嘅，起碼呢幾日放學佢都有執好晒啲功課放喺你枱面啦。」劉華安慰道。

「唔……」我隨便回了句。

劉華見我神不守舍，沒好氣地搖搖頭，沒有作聲。

在家再休養了一個周末，終於能夠重回校園，我如常出門口，乘巴士，路上卻遇不到鍾英敏，不過也沒所謂，反正待會我也會見到她。

走進了課室，終於看見了她，我有禮地對她點頭微笑。

「你出院喇？冇咩事嘛？」

「冇事喇，應該冇燒壞腦，哈哈。」

「哈哈，冇事就好。」

望穿秋水，終於等到她的慰問，雖然姍姍來遲，也只有短短數句，已教我感動。

「咳咳，陳永謙同學，見到你冇事返嚟真係好喇。」班主任王sir少有地提到了我的名字，也不知是喜是悲。

「多謝王sir關心。」

「你冇返到幾日學，我諗你應該有好多野唔明架喇，咁啦，女班長李詩詩，你同鍾英敏同學調位，幫下陳同學追趕返啲進度。」

吓？調位？調走鍾英敏？No!

我別過頭看看鄰座的鍾英敏，只見她已經收拾着個人物品。

「其……其實有咩唔明我都可以問鍾英敏啦，唔洗特別調位嘅……」

「冇成績咁好嘅女班長幫你，你一定好快追到進度，一於咁話啦！你地兩個快的啲調位，然後開始上堂喇。」王sir一錘定音，我也無可奈何，只能眼睜睜看着鍾英敏離開。

「你好，我係李詩詩，你可以叫我詩詩，有咩唔明就問我啦，我會儘量解答你。」詩詩甫坐下便跟我招呼，還露出了一個燦爛的笑容。

「唔……你好……」但我只是敷衍回應。

雖然詩詩的笑容比鍾英敏的更燦爛，仿似一朵綻放的花，但我還是較喜歡鍾英敏含蓄的微笑。

我嘗試尋找着鍾英敏的身影，卻發現原來從我的座位望過去，中間剛好有人阻擋了我的視線，只能隱約見到她的馬尾。

不過是住了院幾天，為何我的世界會經歷如斯巨變？為何要把她從我身邊調走？本來滿心期待回校能夠再見她，卻沒想到今早的幾句交流，原來是臨別的說話。

我別過了頭望出窗外，原來今天是陰天，烏雲封鎖了整片天空，不留一絲罅隙，難怪內心這麼沉。

第十八章

鄰座沒有鍾英敏的第一天，我伏在桌上納悶着，沒有心情上課，忽然有人拍了我肩膀一下，是詩詩。

「呢疊係你冇返個幾日各科嘅筆記，你睇完有咩唔明可以問我，功課有咩唔明都可以問我架！」

「唔該晒.....不過我自己都搞得掂，嗰幾日嘅功課我都有交齊。」我看着詩詩遞給我的筆記，卻沒有接下來的意欲。

「我啲筆記淨係寫低咗重點，睇起上嚟好過搵書啦，可能會用得着呢！」

「唔.....咁唔該晒.....」

詩詩見我伸手接過筆記，對我露出燦爛的笑容，似乎很高興。

我沒有理會她，把筆記收在抽屜後，便繼續伏在桌上。

「喂死仔，訓夠未呀？」劉華狠狠拍了一下我的頭。

「咦，落堂喇.....」我揉着惺忪睡眼，又伸了個懶腰。

「條女調走咗啫，唔洗搞到自己咁頹嗰，起碼又調返條女坐你隔離啦，係咪咁話先？」

「咁不如我調去你隔離呀？」

「調你老母呀！衰仔想拆散我同我女神？冇咁易.....」

「咦，邊個係你女神呀？」李詩詩突然插嘴。

「嘩乜.....乜你原來仲喺度架.....」劉華嚇得瞪目結舌。

「哈哈，唔阻你地傾偈，我走先喇。」詩詩再一次展露其招牌笑容，然後轉身離開。

「其實佢都唔錯呀，份人幾nice，把聲又溫柔，又笑得幾靚，仲要成績好嗰！有個咁嘅人坐你隔離，你執到啦。」

「你執埋我嗰份囉.....」

「女咋嘛，唔係坐你隔離啫，都可以傾偈，都可以text嘅，唔洗咁灰嗰。」

「又好似係嗰.....」

「係囉係囉，劉華講得啱架。」

「嘩李詩詩，你唔係走咗喇咩？」今次輪到我嚇倒了。

「漏咗銀包冇拎，咪返嚟拎囉。」

「哦.....」我和劉華面面相覷。

「其實我聽唔到你地講乜架，我純粹搭下嘴咋，好喇，我又走先喇。」又一次笑容，然後轉身離開。

「佢.....係咪真係聽唔到架？」不知為何我有點心虛。

「怕咩嗰，佢講到明佢聽唔到，證明佢就算聽到都扮唔知唔想理啦，況且又唔係咩唔見得光嘅事，你唔好咁細膽好冇？」

「唔.....」

「希望佢聽唔到我女神係邊個.....」

「你咪又係咁.....」

「講下啫，冇事嘅.....」

「有咩事？」這次不是女班長詩詩，而是男班長。

「關你鬼事咩，學咩人搭嗲呀！」我跟劉華齊聲說。

小息完結，詩詩也返回了座位。

「喂！」詩詩主動向我搭訕。

「唔？」不知怎的，我感到有點不自在，可能是顧忌着她剛才可能聽到我跟劉華的對話。

「其實呢.....明眼人都睇得出你同佢咩啦，哈哈！」

「吓？」

「佢呀。」她指了指遠處的鍾英敏。

「唔係掛.....」

「你同佢上堂雞啄唔斷咁，會唔會係冇野呀？」

「唔……」我敷衍着她，我實在不習慣跟不太熟的人談自己的事。

「鍾意人就俾啲心機去追啦，唔係坐隔離啫，咪又係同一班！」她在我耳邊細語，不讓附近的人聽到，想不到她也有如此心思。

「唔……」我隨便回她一句，心裏卻一直思考着她說的那番話。

「超！十問九唔應，淨係識唔唔唔，唔理你喇！」她鼓起了腮怒目睥了我一下，然後別過了頭。

我忽然有一刻覺得，詩詩鼓起了腮，原本圓潤的臉頰顯得更脹的樣子很是可愛。

我下意識舉起了手，然後捏了一下她的臉頰，只見她呆住了，我亦沒有鬆手的意思。

就這樣僵持了數秒，她的臉頰都紅通通了，才給了反應，撥開了我的手，一拳捶在我的手臂。

「做……做咩meet人塊面嗰！」

「吓，得意咪meet囉，哈哈！」

「衰人！」她伏在桌上，把通紅的臉埋在雙臂之中。

「咁易嬲架……對唔住囉。」

「哼！」

「唉算……聽書。」

第十九章

調了位已經好幾天，我一直也沒有跟鍾英敏談天，連Whatsapp也沒有進展。

每次我拿起電話想發訊息給她，打開了與她通信的介面，看着停留在多日前的最後一則訊息，看着礙眼的兩個藍剔，我一個字也輸入不了，只懂呆呆的看着她上線又下線。

此刻的我才赫然發現，我與她的訊息一直是現實對話的延續，例如上學時跟她提過了某某歌曲，晚上便問她聽了沒有，然後慢慢伸延到其他話題。

如今的我跟她卻沒有在現實說過一句話，沒有了起始，就不能延續下去，雖然就讀同一班，卻找不到在虛擬世界的一個話匣子，真的很失敗，十分失敗。

我有嘗試上學的時候碰碰運氣，看看能不能遇上她，但自從調位之後，上天好像刻意要把我和她分開似的，我一次也沒有遇上她，我亦因而泄氣了，不再嘗試去遇上她。

結果，我打電話給劉華求救。

「開話題？求其咪得囉。」

「咁即係點？」

「你求其打句hi咪得囉。」

「Hi完之後呢？」

「咪求其講啲野囉。」

「咁即係點？」

「妖.....你鍾意講乜咪講乜囉！」

「吓.....咁即係要講乜？」

「你咪話今日天氣好好咁囉！」

「呢個話題好難延續落去啲.....」

「咁.....咁你咪講下今日好多功課之類囉。」

「咁行.....佢唔覆咁點算？」

「妖！咁又唔得，咁又唔得，你自己諗掂佢啦！」

「喂.....」

「啱.....」

頂.....

連劉華也幫不了忙，我也顯得更加鬱悶，連上課聽講的心機也沒有。

「喂，做咩冇乜心機咁嘅？」詩詩察覺到我的異狀。

「吓？冇.....」

「仲話冇？你睇下你自己個苦瓜樣先啦！」她拿出了她的化妝鏡。

我看着鏡中的自己，凌亂的頭髮，散渙的眼神，微微下彎的嘴角，樣子頹廢得很，頭頂彷彿飄出了一陣頹氣。

「唉.....我.....」不知怎的我開不了口，於是我找來了一張廢紙，把我的煩惱寫下，然後遞給她。

「咁咋.....你咪求其開個話題囉。」她帶點譏笑味道回答我。

「點解你同劉華嘅答案一樣架？點求其呀？萬一佢已讀不回，又或者淨係覆表情咁點？」

「我淨係知你宜家係咁擔心呢樣，擔心啲樣，但係唔搵佢嘅話，你就一定唔會有進展。」

「但係.....」

「仲但係？算啦你正一牛皮燈籠，我都懶得點你喇。」

「喂.....咁我宜家即係要點.....」

「仲問？緊係去搵人啦！」

「吓.....哦.....」

其實我想問該說甚麼，但發現好像又重覆問題了，於是把卡在喉嚨的說話都吞回肚裏，把肚子弄得發脹。

我望向鍾英敏，只見她正在跟她的新鄰坐們樂也融融，時而跟鄰坐的女生談天，時而跟前後座的男生

打打鬧鬧，時而收斂一下認真聽課。

而我呢？夢遊課室，呆望其歡樂的身影，滿腦子只有她，把課本知識通通拋諸腦後，彷彿沒有了她，我的校園生活就徹底毀掉了，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勁。

或許，她在調位的那一刻，身心都離開了我與她的空間，投入了另一個花花世界，而我卻流離於過去，懷緬着她的氣息，即使她已走遠。

原來只有我一人原地踏步。

第二十章

隔天回校，詩詩立刻追問我跟鍾英敏的情況。

「喂，你尋日有冇搵人呀？」

「冇……」

「搞錯呀！叫咗你搵都唔搵！」

「咁我真係唔知講咩好嘛……」

「冇鬼用，講句野都唔識……」

「我……」

「你咩你，俾我講中咗冇說話好講啦？」

「唔……」

「喂你部電話呢？」

「喺櫃桶……喂喂！做咩拎我部電話？」

「你部電話暫時由我保管先，放咗學我要親眼望住你搵佢，唔係你唔洗旨意拎番電話！」

「喂……」

「喂咩喂，專心上堂啦。」

我的電話就這樣落在詩詩的手中，而我亦被逼要發訊息給鍾英敏。

我不明白詩詩為何對此事如此熱心，我亦不想知道，只是覺得她多管閒事，拋給我一個又一個麻煩。唉，唯有快快都事情解決掉，好讓她不再騷擾我吧，此刻的我是這樣想着。

到了放學，劉華依舊走到我的座位來，催促我快點收拾書包，然後去打球。

「喂，我晏啲先落球場。」

「點解？」

「女班長拎咗我部電話，話放咗學要望住我搵佢先俾番部電話我。」

「佢係……」

「咪佢囉。」

「佢？吓，女班長知道咗？」

「係呀！我知道咗，嘻嘻！」詩詩突然插話。

「點解你會知嘅？」

「我唔小心聽到架咋……」

「咁即係……好喇，我都係走先喇，衰仔陣間落球場搵我。」劉華說罷落荒而逃，大概他是害怕被詩詩抓住不放，問他與女神的事吧。

待班上的同學都走了，詩詩走到班房門口，徐徐關上門，然後拿出從副班長借來的班房鑰匙，把門給鎖上了。

「你一日唔send message俾佢，你都唔洗旨意走。」她把玩着手上的鑰匙。

「咁你慢慢等啦……」我索性伏在桌上倒頭大睡，反正她無論如何都要把鑰匙歸還到校務處，作為一個品學兼優的女班長，她絕對不會為了我這點小事而做出破壞自己形象的事。

「喂喂喂！你……你起身呀！」她拉扯着我的衣袖，但我無動於衷。

「哼！冇膽鬼！淨係識逃避！」她開始罵我。

「咁真係唔work嘛！」我反駁。

「你試過喇咩？」

「諗都諗到啦！」

「你係佢咩？你又知佢唔會覆你？」

「咁……」

接下來是一輪沉默。

良久，詩詩拿起了我的電話，遞到我的面前。

「做乜？」

「解鎖。」

「吓？」

「解鎖啦。」

「哦……」我竟然乖乖的解了鎖。

然後她在我的電話屏幕上不斷的按按按。

「喂你做緊咩？」我把頭湊過去，但她避開了。

「唔通你……喂快啲俾番我！」我心知不妙，立刻伸手去搶回電話，但都被她躲開了。

「既然你咁冇膽，咪等我幫下你囉。」她還向我單眼。

然後，她把電話屏幕遞到我的眼前。

「Long time no chat~」一個已送出的訊息。

「？」她竟然回覆了。

「都話咗佢會回架啦，男人老狗俾啲信心自己嘛。」詩詩又調侃我，然後又再按我的電話。

「喂你想覆咩呀？俾番我啦，等我自己嚟。」

「唔好意思，我幫你覆咗喇，不過跟住落嚟就靠你自己喇。」她把電話交還給我。

「調咗位之後過得如何？」訊息是送出了，但只有一個別，她應該還未看。

我把電話收回褲袋，只見詩詩已經揸上了書包，解開了門鎖，準備離開。

「加油啦，支持你！」她給我比了個大拇指，然後便走了。

我摸了摸褲袋裏的電話，若非詩詩強行搶了我的電話，幫我開了個頭，可能我還在磨蹭着，不知又蹉跎了多少時間，亦一直跨不了自卑這障礙。

謝謝你，李詩詩。

第二十一章

回到家裏，鍾英敏一直沒有回覆，我也一直心緒不寧，電話一直放在當眼位置，每隔數分鐘便拿起電話查看，但她一直沒有回覆。

幸運的是，我在對話框末端沒有看到藍剔，起碼撇除了已讀不回的可能性，然而她一天沒有回覆，我的心始終放不下來，結果連做正經事的心情也沒有。

到了晚上，手機震動，正在打機的我不顧被隊友的怒罵，馬上拿起電話查看，果然是她的信息。

「唔錯啦，你呢？」

我？該如何回答呢？說實話還是說客套話？這一刻我有種找詩詩把電話塞進她手中讓她替我回覆的衝動，但我很快打消這個念頭，天曉得她又會如何胡言亂語？

然而，看着短短一個問句，我實在不知如何回覆，或者換句話說，其實我是在害怕自己回覆時說錯了甚麼，會影響我跟她之間本來已經很鬆散的關係，於是一直舉棋不定。

此時，房門突然打開，把正在呆想的我嚇得從椅子跌坐到地上，原來是老媽捧着摺好的衣物，打開了門進來。

「咪話咗要敲門先囉，次次都係咁！」我揉着自己的屁股，顯得有點生氣。

「敲咗好耐啦，係你一直唔應門咋，衰仔！做咩呆咗咁坐喺度呀？」老媽沒好氣地把我的衣物放在我的床上。

「冇.....諗住點覆個朋友咋嘛.....」我把電話放到我的胸前，擋住屏幕不讓老媽看見。

「女仔呀？」老媽的語氣變得很古怪。

「普通朋友囉。」我故作鎮定回應。

「你心底想同佢講咩咪覆咩囉。」老媽一邊說，一邊轉身離開房間。

心底話嗎？我暗暗點頭，然後輸入了簡單一句，便關掉屏幕，倒頭去睡了。

誒，好像忘了把衣物收回衣櫃，還是先收拾好衣服。

這晚，我依稀發了一個夢，夢中的地點是我班課室，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旁邊的位置卻空空如也。我望向鍾英敏的座位，只見她正在嘻嘻哈哈地跟前後左右的同學打鬧着，笑得十分燦爛；而我呢？身邊只有一個空座位，沒有笑聲，沒有說話聲，完全沒有人氣，只有寂寞。

此時，一個女孩出現在我眼前，她的樣貌很模糊，看不清五官，只見其馬尾在後腦飄揚，然後，她向我伸出了手，還聽到了歡愉的笑聲，大概是面前這個女孩正對着我笑吧。

我想捉住她伸來的手，但就在我的指尖快要碰到她纖細的手指時，一股力量把我向後後拉，只見女孩離我越來越遠，她的笑聲亦漸細，就算我怎麼伸盡手臂，我跟女孩之間的距離卻沒有縮短，反而越來越遠，她的身影亦越來越細，慢慢要從我的眼裏消失.....

然後，我便醒來了，這算是驚醒吧？為何夢境總是如此作結呢？看着畫面逐漸縮細或是模糊，明明想知道接下來的事，卻忽然醒來了，醒來便因為爛尾的夢而郁悶，繼而想再回想剛才的夢，卻赫然發現腦內只剩下零散記憶，結果更加郁悶。

更重要的是，那女孩究竟是誰？或許其實我已經猜到女孩的身份，但我還是不敢承認。

我打開了電話，看見了自己跟她的最後一個訊息，藍剔了，卻沒得到回覆，無論我如何不接受，亦必須接受，她已經離我越來越遠這個事實。

「冇咗你，唔係好慣。」

第二十二章

今天，我遲到了。

明明早上夢醒之時還很早，而且夢醒後一直都睡不着，偏偏就沒有氣力起床，只是躺在偌大的床上呆望着天花板，思緒一片混亂。

直至鬧鐘響起了，我也沒有按停它的意欲，由得它一直在我耳邊吵吵鬧鬧，直至它自動閉嘴。

整個人很清醒，卻沒有一種存在着的感覺，四肢好像不受控制，或是自己根本沒有想移動的意欲，就這樣直直平躺在床鋪上，像一條死屍。

直至肚子咕咕作響，我才忽然醒覺，自己還活着，要進食，要維持生命。

於是我勉強撐起了身子，像一隻喪屍般跌跌撞撞地走到廁所梳洗。

梳洗過後，我直接換過校服，無視放在餐桌上的麵包，直接離開了家。

我不敢吃早餐，我怕吃過早餐後，空腹感會消失，存在感也會隨之消失，我亦變回了一個空殼。

拖着沉重的步伐，我緩緩地走到巴士站，看着巴士抵站，明明只要我拔足追上那班車，我便不用遲到，但我卻沒有力氣，不知是因為沒吃早餐，還是根本不想去追，花光了勁追上了又如何？還不是要下車看着它遠離嗎？

結果，我目送着巴士遠去，漸漸消失在我的視線之中，就像昨晚白夢一樣。

回到學校，其實也只是遲到了數分鐘，在門口給風紀記下了名，回到課室給班主任道了個歉，便走回座位，坐下來挨着椅背，把褲袋裏的電話和錢包隨手拋進抽屜裏。

「做咩遲到？你都未試過遲到架。」詩詩大概是察覺到我的異樣。

「冇事。」我只是淡淡的回應，連尾音也不留一個。

「尋晚同她傾得唔順利？」詩詩明知還要追問嗎？真討厭。

「都話冇事。」我伏在桌上，目光望向窗外的街道。

今天的陽光挺猛烈，猛烈得有點刺眼，天空藍得不見一片雲，天氣實在好得讓我感到坐立不安，就像吸血鬼不能接觸陽光那般，光線把空虛的我狠狠穿透了，照出了我內心的空洞。

詩詩大概是被我的冷淡掃興了，接下來都沒有再追問我，我也樂得一陣耳根清靜，愣愣的伏在桌上，靠空腹感的折磨來維持生命，反正，我的精神支柱也崩塌了。

午飯時候，劉華前來叫我一起外出吃飯，但我沒有理會他，就像一個化石般伏在桌上。

他見我沒有給他反應，居然一個勾拳打中我的腹部。

「做咩啫你？冇女咋嘛，洗死？咪又係要食飯！」這是劉華第一次向我怒吼。

空腹感混雜着疼痛感來襲，我的雙瞳擴張，腦袋也忽然清醒了，閃過了我想吃飯的念頭。

「我.....唔想出去.....不如買外賣？」我緩緩吐出一句。

「乜你咁煩架.....好喇我宜家出去買喇。」劉華沒好氣地說，但始終掩藏不了嘴角不經意的笑。

待劉華走後，我想到洗手間如廁和洗洗臉，於是到男廁去。

看着鏡子中的自己，沒有黑眼圈，沒有滿臉鬍渣，但看起來便感覺到自己不對勁，鏡子中的真係是我嗎？

我拼命把水自己的臉上潑，卻始終洗不走那份頹廢，我只好接受現實，用紙巾把拭乾臉上的水珠。

回到課室，裏面多了一個女生，她坐在我的鄰座，那是詩詩。

「仲以為你出咗去食晏添。」詩詩向我搭訕。

「劉華去咗買外賣。」我只是簡單回應。

「你仲未答我啲。」

「答咩？」

「你尋晚同佢傾成點？」

「關你咩事？」

詩詩見我繼續避而不談，居然把手伸去我的抽屜裏拿出我的電話。

「喂！你想點？」我想伸手去搶。

「唔好掂我呀，我嗌非禮架。」詩詩這句話聽起來好像在說笑，但她的表情卻十分認真，因此我也不敢輕舉妄動。

她查看我跟鍾英敏的對話過後，一臉難以置信地看對我。

「估唔到你咁直接……」詩詩連語氣都滲透出難以置信的味道。

「想同佢講咩，就講咩，咁唔啱咩？事實就係我好唔習慣冇咗佢，而我正正想佢知道。」我吞了吞口水，續說：「我知道講咗會有咩後果，但口是心非有咩意義？如果我唔講真相，佢永遠唔知我對佢嘅心意，咁同佢傾計又有咩意義？明明做好晒心理準備，但係，當我睇到佢已讀不回個刻，我真係覺得好難受……」說罷，我跌坐在地上，呆呆望着地板，眼神空洞。

「不如，你親口同佢講啦，面對面講你對佢嘅心意，反正都嚟到呢一步，你應該都唔甘心用已讀不回作結尾，倒不如認認真真面對現實。」詩詩省掉了老土而無用的安慰，直接給我建議，一字一句反而深深撞入我的腦裏。

「衰仔，我懶得濟去咗買M記咋，買咗個辣G Bell俾你呀。」此時，劉華碰巧回來。

「我頭先講嘅野，你自己好好諗下。」詩詩拋下這句話，便轉身離開了課室，拋下迷惘的我，自行思量自己的下一步。

第二十三章

翌日，我很早便起床了。

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梳洗和裝扮上，因為，今天是一決勝負的一天。

我小心翼翼地穿上昨晚自行熨得筆直的白襯衫，仔細打了個自覺最整齊的領帶結，穿上了一直以來都覺得不舒服，但其實可以穿得很帥氣的傳統校褸，再穿上昨晚花了狠勁擦亮的皮鞋，然後出門。

我沒有馬上乘巴士回家，而是先到樓下茶餐廳吃早餐。

我點了個嘜牛麵，多士烘底，炒滑蛋，加一杯熱檸茶。

很久沒吃過這麼豐盛的早餐，平日寧願多睡十分鐘也不願早起吃頓好早餐，今天的我卻只想吃一頓好的，然後一決勝負。

吃過了早餐後，我急步走到巴士站，雖然時間尚早，即使走了一班車，乘下一班車還是很早，但我怕路上會有甚麼意外耽誤了時間，寧願早點到目的地等候，心裏會更踏實些。

等了一會，巴士抵站，可能時間尚早，車內的乘客明顯比平日我乘車的時間少，我到上層找了個後排靠窗的位置坐下，但我沒有一如既往，戴上耳筒聽歌，只是靜靜地坐下，靜靜地看着車窗外的風景。時間尚早，巴士上落客不多，所以很快便抵達目的地。

下車後，我就沒有一如平常走那段很陡的路回校，而是走進了附近一條公共屋村。

屋村的路對一個非該村住客來說是非常複雜的，兜兜轉轉碰了好幾次壁後，我來到了一幢樓的樓下，在附近找了個當眼的位置坐下。

鍾英敏正正住在這幢樓，而我這刻要做的就要等，等待她出門上學，然後在這樓下遇見她。

又一次等待她，上一次是等待她的回信，今次，是等待她的出現。

但兩次的等待感覺並不相同，上次我一直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回覆，很害怕會不小心略過了她的短訊，然而，今次的我只是靜靜地等，默默地練習着待會要跟她說的話，情緒沒有太大起伏，平靜得像暴風雨的前夕。

今天天氣比較和暖，耀眼陽光伴隨微風輕拂，即使要我坐在這戶外地方等上一天，大概也不會生病，可以讓我靜靜地等下去。

不知等了多久，我想應該也很久，村內走動的途人也多了，不少人也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這個身穿整齊校服，坐在一旁一動不動的怪學生。

在人來人往之中，我看見一個女生穿着我校校服，從我面前這幢樓走出來，是她，一直在等的她。

「喂咁啱嘅？」我上前給她打個招呼。

「係囉.....咁啱嘅？」她露出了驚訝的表情。

「其實.....我有野搵你。」

「咩事？」

「唔.....不如行住講啦。」

然後，我往學校方向走，她亦跟上來。

我們一直並肩走着，但我一直沒有說話，並不是我故意不說話，而是面對着她，我開不了口，原來即使練習了數百萬遍，面對着喜歡的人，還是會一句也說不出。

「係呢，你有咩事搵我？」想不到是她先開口。

「你.....你有睇到我Whatsapp你架可？」我問道。

「唔.....有呀。」她說話的聲線漸小，或許，她已猜到我想說甚麼。

「其實自從你調咗位之後，冇咗你每日上堂陪我傾偈，陪我做白痴野，陪我嘻嘻哈哈，每日番學都好似少咗啲野咁，然後開始着緊你會唔會搵我，着緊你平日上堂上成點，成日都好想你可以調番過嚟，番番去同你一齊坐嘅日子，而喺嗰一刻.....」我頓了一頓，亦停下了腳步，她也停下了，轉過頭來望着我。

我緊緊盯着她的雙瞳，然後續說：「喺嗰一刻，我發現我真係鍾意咗你，我好想可以無論係咪同你坐埋一齊，都可以開開心心咁一齊玩，一齊笑.....所以，可以同我一齊嗎？」

「唔.....呢個時候我想專心讀書，所以呢啲野.....遲啲再算啦。」她淡然拒絕我，就像說句你好般自然，自然得像是沒有殺傷力。

「都係嘅.....讀書緊要。」我居然自然地應着。

可能是因為早知結果的關係，即使聽到她直接拒絕，內心也不太難受。

然後，我們默默地走回學校，一言不發。

天氣依舊和暖，陽光照耀着大地，微風柔柔吹拂。

一切就像沒有發生過，各不留下印。

第二十四章

表白失敗後，日子如常的過，上課如常想聽就聽，不想聽便倒頭大睡，放學如常到籃球場打球，打到學校關門才離開。

只是到了晚上，一個人待在漆黑的睡房，自然地會想起鍾英敏，然後便會想起她拒絕我的情景，然後眼淚便會不自控地落下，大概流到累了，便一覺睡到天光。

早上梳洗時狠狠刷掉眼角的淚痕，幸好沒有哭得很慘，只是止不住眼淚流出，眼睛沒有紅腫起來，我亦如常吃早餐換校服乘巴士。

我也一直沒有跟任何人提起過表白的事，劉華不知道，詩詩也不知道。

晚上已經想夠了這事，也發洩夠了，無謂連白天也要提起這種傷心事。

表白後再過了幾天便是聖誕假期，整個假期都在準備應付假後的考試，然後又風風火火赴考了，劉華和詩詩都沒有留意到我的改變，即使注意到了，也沒有時間和心思管我的事。

很快便結束了考試，回復正常上課，詩詩也開始有心思八掛我的事。

她一直追問我跟鍾英敏現在的關係，我一直支支吾吾敷衍着她，但她仍然窮追不捨。

「你唔好再問得嘛？」我的潛台詞是：我好不容易才放下了，不要讓我把前事再挖出來好嗎？

「你講啦，一定係發生咗啲野嘅，唔係點解你呢排正常番咁多？」她就是不放棄追問。

「好喇好喇，想知放學話你知。」我投降了。

「喺，唔準走數架！」她慎重地告訴我。

「得喇得喇。」

放學時份，老師甫離開教室，詩詩已經捉住我的手不停搖晃着我：「放學喇，講啦講啦。」

「等啲人走晒先得唔得？」我沒好氣地回應。

「喂，打波？」劉華此時走過來問我。

「劉華，你都留低聽，我應該話你知。」我留住了劉華，他雖不明所以，但還是留下來了。

待課室剩下我們三人，我清了清喉嚨，開始娓娓道來。

「其實，我喺放聖誕假前已經同咗鍾英敏表白，咁佢就話想專心讀書先啲，都啱嘅，呢個時候係應該專心讀書嘅，咁我咪等下囉，等到完咗公開試，到時先一六囉，係咪？好喇，我要講嘅野係咁多。」

我輕描淡寫把纏繞我一個多月的事情說完，然後開始收拾書包。

「係囉，到時先再算囉，好喇，走喇走……」劉華亦和應着我，還催促我快點離開，但說話有點心慌，大概是看到詩詩一臉黑氣。

未等劉華說完，詩詩已開始連珠炮發：「陳永謙！你真唔知定假唔明呀？你真係以為佢係想專心讀書先拒絕你咩？根本只係一個藉口！佢根本冇鍾意過你呀！點解你要呢自己呀？」

「我知呀！我當然知道真相！但點解你要拆穿佢呀？點解唔俾我自欺欺人呀？我好辛苦先呢到自己接受呢個事實架！」我也開始大吼起來，在場的劉華見勢色不對，不禁退後了兩步。

「咁點解你要為咗一個唔鍾意你嘅女仔而死去活來呀？你有冇諗過你身邊嘅人呀？你有冇諗過佢地幾咁擔心你呀？點解你永遠覺得佢先配坐你隔離？點解我就唔配？點解你唔可以正視我，接受我呀？」詩詩越說越激動，甚至說出了我意料不到的說話。

她沒有等我的回答便轉身離開了課室，只剩下愕然的我，驚訝的劉華，和不小心滴在桌上的淚珠。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見詩詩流淚，即使是往後的畢業班表演、中學最後一個上課天、領取公開試成績、畢業典禮等感動時刻，她也是以笑相迎，但我，居然把她弄哭了。

第二十五章—終章

「鈴……」電話響起，被吵醒的我合着眼摸索着電話。

「喂……」我迷迷糊糊吐出一句。

「陳永謙！你仲唔起身！又話今日last day一齊食完早餐先番學！好彩我morning call你咋！」電話的另一端是氣沖沖的詩詩。

「係啲，大獲！宜家拿拿林趕嚟，係咁。」我如夢初醒，草草回應詩詩後便掛上電話，衝下了梳洗換校服，也不顧領帶和鞋帶有沒有繫好，便急急忙忙衝出家門。

時光荏苒，轉眼間便來到中學生涯最後一日，如無意外的話。

大家應該很好奇我跟詩詩的關係吧，居然打電話給我叫我起床，莫非……

或許讓我由我弄哭了她之後說起，我呆了數秒鐘後，便立刻衝出課室追她，只見她往上跑，我也跟着往上跑，一直跑到天台。

她倚在天台的欄杆上，眼淚簌簌落下，我則慢慢走向她，站在她的旁邊，沒有說話，就這樣站在她身旁。

待她情緒平伏了些少，沒哭得那麼兇之後，我望着她，然後說了一句：

「我唔想冇咗你呢個朋友。」

然後，我遞上了一張紙巾，恐防她的淚腺再次缺堤。

她聽罷居然沒有甚麼異樣，只是輕輕點了點頭，然後接過紙巾，慢慢擦掉淚痕。

「喂，喊完就落番去喇，唔好要劉華等太耐。」說罷，我便推着詩詩的背，逼她向前走。

「得喇，我自己識行喇！」詩詩也破涕為笑，跟我一起回到課室。

自此之後，我、劉華和詩詩便成為了形影不離的好朋友。

我跟劉華說過天台的事，他的回應是：

「詩詩真係好鍾意你。」

巴士抵站，我馬上衝下了車，然後快步跑到學校附近的一間快餐店。

甫進快餐店，便看到詩詩、劉華和劉華的女神坐在四人位上。

大家或許又再一次好奇，上文明明只提及，我跟劉華、詩詩三個是好朋友，劉華的女神為何會出現在此處呢？

事實上，我的事激發了劉華奮力追求女神，屢戰屢敗之後，終在中五學年中抱得美人歸，女神亦降格成劉華嫂。

「喂，你咁遲架，我仲早過你到呀廢柴。」劉華一大清早便得勢不饒人。

「實係阿嫂morning call你啦，唔係你實唔知醒！」我亦不甘示弱。

「總之宜家係你遲到，早餐你請！」詩詩突然插嘴。

「多謝謙哥！」劉華乘勢調侃我。

「請咪請！有錢就是任性。」

吃過早餐，我們一行四人便慢慢走回學校。

最後一天回到這學校上課，感覺總有一點點不捨，六年來的回憶通通湧進腦內，一幕幕往事如幻燈片般飄過，不論回憶是愉快、傷心、熱血、感人，如今都變成了難忘，但我們都知道往事過去了便不能再重演，因此我們唯一做到的，就是不要忘記。

在最後一天，老師們都知道我們沒有心情上課，於是紛紛放下了厚厚的講義，與學生們一起享受最後一天的快樂。

我們都利用這些時間跟老師拍照，在同學的校服上寫下心聲，努力趕在放學前寫完一張又一張紀念冊，還有完成未完的心願，到了小息及午膳時候，我們又到鄰班做着相同的事。

我明明早在一星期前已經陸陸續續收到同學給我的紀念冊，但總是懶得寫，結果整天就在忙着寫紀念冊，然後把寫好的交回同學們手中，偶而在走廊上被別人捕捉到，便停下來拍拍照，寫寫校服，忙得

不可開交，連跟劉華及詩詩好好拍個照的時間也沒有。

到了放學時候，平日的籃球場必然是波牛們的天下，但今天卻被我們中六生佔領了。大家都在忙着最後一天總是忙不完的事，而我則趁機到男更衣室休息一下。為何在男更衣室？因為沒有鎖門而已。

被一大堆小師妹們追着要拍照的劉華也逃了進來。

「宜家啲妹妹仔真係好癲，好彩佢地未癲到入男更。」劉華對着我吐糟。

「有女，仲有一堆狂蜂浪蝶，你應該開心啦。」我回應道。

「女？你都可以有架。」

「吓？」

「詩詩仲鍾意你架，我地都睇得出，都最後一日啦，唔考慮下？」

「都到咗最後一日啦，冇感覺就係冇感覺，就好似當初俾鍾英敏拒絕咁。」

「明嘅.....講開我都好似未搵詩詩影相添，唔影嘅話佢實斬死我。」

「我都未喎，一齊啦。」

甫踏出男更衣室，便看見詩詩坐在旁邊的長椅。

「阿嫂話你地入咗男更，等我仲喺度等咗咁耐，你兩個搞咩嚟呀？」詩詩似笑非笑地望着我倆。

「傾兩句啫，仲有咩可以搞喎，係喇，正想搵你影相。」我連忙打圓場。

「好呀！」詩詩邊說邊拿出一部即影即有相機，把相紙插入機中。

「嘩！你竟然有部咁嘅野，識野喎。」劉華驚訝道。

「喺，每個單獨同我影兩張，一張你嘅，一張我嘅。」詩詩說。

「OK！」我跟劉華異口同聲。

我們三個影畢後，劉華便去找嫂子了，剩下我跟詩詩。

「詩詩，可唔可以借部機同一張相紙俾我？」我問道。

「好貴架！想點？」詩詩連忙把相機收在背後。

「我想同佢影一張。」我小聲地說。

「佢？唔.....好啦，唔好整壞呀！」詩詩思量了一下，便把相機借給我。

「多謝晒，好快還。」拋下了一句道謝，我便轉頭往籃球場跑去。

我在操場中心找到她，她正在跟她的好朋友拍照。

「喂，鍾英敏。」

「唔？」

「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

「好呀。」

我把相機交給了她的其中一位好友，然後站在她的身邊。

此時，我想起了兩年前，一位女生曾經坐在我的旁邊，跟我嬉笑暢談的日子，那份我以為逝去了的味道，如今又回到了我的身邊。

咔嚓。

— 全文完 —